

五

輪 盤

著 摩 志 徐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新 文 藝 叢 書

輪 盤 小 說 集

徐 志 摩 著

1 9 3 0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輪盤」的序

在本書付印時節，作者因熟人的原故，說從文可以爲寫一點序在上面。彷彿沒有可寫的，所以不敢答應，告辭了。但不行，要，要的原因自然是趣味，沒有其他。我想成天坐在家中生一點小氣，在生活上完全落了伍的我，許多事皆不懂，要寫，將寫些什麼話？人無聊，牢騷好像還多，然而到今日，文學則已有了正宗，辦雜誌者得戰士一小雜感，莫不大登廣告，利用生財，政治則據說軍閥消滅，天下太平，國術考試已到了第二次，還有什麼牢騷可說呢？

中國事情是很奇怪的。所謂文學運動，最近一個熱鬧時期，據說就是去年。怎麼運動？「戰士」與「同志」爲「正宗」，「旁門」，「有閒」，「革命」之爭持，各人都毫不吝惜時間與精力，極天真爛漫在自已所有雜誌上辱罵敵人。爲方便起見，還有新時代文學運動的戰士，專

以提出屬於個人私事來作嘲弄張本的戰術。所罵越與本題相遠，則人皆以體裁別致撫掌同情的越多。所謂「扯破紳士體面的衣服，」所謂「大無畏精神，」即為證此輩天才而有的言語。罵來罵去，兩方面好像都抓出不雅觀的什麼了，我以為或者不久利益均沾，則言歸於好，携手赴席亦意中事。誰知到後天與其便，一方面刊物被禁止，文學運動便算告一結束，奏凱者從此就似乎更偉大了。這運動意義結果，雖聽人說真是了不得的血肉在搏，但其實，沒有的事，只指示出一條作「戰士」的路徑，中國聰明人多，讀雜誌當消遣的學生們，自然以後也不必愁無雜感看。

這集子，不是雜感而是創作，是因為本書作者與這運動無關。把作者摒除於十七年中國的所謂文學運動以外，雖是我的武斷，想來是無關緊要的。作者在散文與詩方面，所成就的華麗局面，在國內還沒有相似的另一个人，在這集中却仍然保有了這獨特的華麗，給我們的是另一風格的神往。但作者似乎缺少一種無賴天才，文字生動反而作成了罪

過方便，在一切惡意攻擊中從不作遮攔行爲又不善於穿鑿更多理由給人以「紳士」的稱謂。一九二八年的時代精神原是完全站在相反一點上的，作者在某一意義上，是應當把「落伍」引到自嘲的一事上了。作者把這第一個創作集編成，也好像是聊以解嘲的神氣，要他說是如他人著作怎樣影響了年青人，恐怕也不想承認罷。

寫到這裏，我想起在上海另外一些新海派作家們、與批評家們、抄譯雜誌家們、團聚一處喝茶談閒天的瀟灑情形，覺得無話可說了。因爲這類人，據說也就已在中國文學運動史上積了不少勞動，現在也還在做着這大事業，許多天真無知的年青人，爲其影響是以數得出這些作家名字爲幸福的。

——這就算序。

沈從文

七月在上海

空白页

自序

在這集子裏，「春痕」，原名「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是登一九二三年的「努力週報」的，故事裏的主人翁是在遼東慘死的林宗孟先生。「一個清清的早上」和「船上」，曾載「現代評論」；「兩姊妹」，老李的慘史，見小說月報。「肉豔的巴黎」，即「巴黎鱗爪」的一則，見晨報副刊。「輪盤」不曾發表過。其餘的幾篇都登過新月月刊。

我實在不會寫小說，雖則我很想學寫。我這路筆，也不知怎麼的，就許直着寫，沒有曲折，也少有變化。恐怕我一輩子也寫不成一篇如願的小說，我說如願因為我常常想像一篇完全的小說，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詩，有它特具的生動的氣韻，精密的結構，靈異的閃光。我念過佛洛貝爾，我佩服。我念過康賴特，我覺得興奮。我念過契訶甫，曼殊斐兒，我神往。我念過胡爾佛夫人，我拜倒。我也用同樣眼光念司德萊謬 (Lyttton Strachey，

梅耐爾夫人 (Mrs. Alice Meynell) 山潭野裨 (George Santayana) 喬治馬 (George Moore) 赫孫 (W. H. Hudson) 等的散文，我沒有得話說。看這些大家的作品，我自己對自己說，『這才是文章！文章是要這樣寫的：完美的字句表達完美的意境。高抑列奇界說詩是 Best words in best order。但那樣的散文何嘗不是 Best words in best order。他們把散文做成一種獨立的藝術。他們是藝術家。在他們的筆下，沒有一個字不是活的。他們能使古奧的字變成新鮮，粗俗的雅馴，生硬的靈動。這是什麼秘密？除非你也同他們似的能從文字裏創造有生命的藝術，趁早別多造孽。』

但孽是造定的了！明知是糟蹋文字，明知寫下來的幾乎全都是 *三-born*，還得厚臉來獻醜。我祇有一句自解的話。除了天賦的限度是事實無可勉強，我敢說我確是有願心想把文章當文章寫的一個人。至於怎麼樣寫才能合時宜，才能博得讀者的歡心的一類念頭，我從不曾想到過。這也許也是我的限度的一宗。在這一點上，我期望我自己能永遠

勉強：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這冊小書我敬獻給我的好友通伯和叔華。

志摩十八年五月

輪盤小說集

目次

輪盤的序	·
自序	·
春痕	·
兩姊妹	·
老李	·
一個清清的早上	·
船上	·
肉豔的巴黎	·
『濃得化不開』(星家坡)	·
『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	·
死城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〇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〇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一〇〇

輪盤小說集

二

家德……………一〇七

輪盤……………一一七

春痕

一，瑞香花——春

逸清早起來，已經洗過澡，站在白漆的鏡台前整理他的領結。窗紗裏漏進來的晨曦，正落在他梳櫛齊整漆黑的髮上，像一流靈活的烏金。他清癯的頰上，輕沾着春曉初起的嫩紅，他一雙睫絨密繡的細長妙目，依然含漾着朝來夢裏的無限春意，益發激動了他 Narcissus 自憐的慣習，痴痴地儘向着鏡裏端詳。他圓小銳敏的睛珠，也同他頭髮一般的漆黑光芒，在一瀉清利之中，洩漏着幾分憂鬱凝滯，洩漏着精神的饑渴，像清翠的秋山輕罩着幾痕霧紫。

他今年二十三歲，他來日本方滿三月，他遷入這省花家，方只三日。他憑着他天賦的才調生活風姿，從幼年便想肩上長出一對潔白鱗嫩的羽翮，望着精燄斑斕的晚霞裏，望着出岫倦展的春雲裏，望着層

晶疊翠的秋天裏，插翅飛去，飛上雲端，飛出天外，去聽雲雀的歡歌，聽天河的水樂，看羣星的聯舞，看宇宙的奇光，從此加入神仙班籍，憑着九天的白玉闌干，於天朗氣清的晨夕，俯看下界的煩惱塵俗，微笑地生憐，憐憫地微笑。那是他的幻想，也是多數未經生命嚴酷教訓的少年們的幻想。但現實粗狠的大槌，早已把他理想的晶球擊破，現實卑瑣的塵埃，早已將他潔白的希望掩染。他的頭還不曾從雲外收回，他的腳早已在污泥裏濘住。

他走到窗前，把窗子打開，只覺得一層濃而且勁的香氣，直刺及靈府深處，原來樓下院子裏滿地都是盛開的瑞香花，那些紫衣白髮的小姑子們，受了清露的涵濡，春陽的溫慰，便不能放聲曼歌，也把她們襟底懷中腦邊蘊積著的清香，迎着緩拂的和風，欣欣搖舞，深深吐洩，只是滿院的芬芳，只勾引無數的小蜂，迷醉地環舞。

三里外的桑抱羣峯也只在和暖的朝陽裏欣然沈浸。逸獨立在窗前，估量這些春情春意，雙手插在褲袋裏，微曲着左膝，

緊嚙住淺絳的下唇，呼出一聲幽喟，旋轉身掩面低吟道：「可憐這萬種風情無地着！」

緊跟着他的吟聲，只聽得竹籬上的門鈴，喧然大震，接着郵差遲重的嗓音喚道：「郵便！」

一時籬上各色的籐花籐葉，輕波似顫動，白菓樹上的新燕呢喃也被這鈴聲喝住。

省花夫人手拿着一張美麗的郵片笑吟吟走上樓來對逸說：「好福氣的先生，你天天有這樣美麗的禮物到手，說着把信遞入他手。果然是件美麗的禮物；這張比昨天的更覺精雅，上面寫的字句也更嫵媚，逸看到她別緻的簽名，像燕尾的瘦，梅花的疎，立刻想起她亭亭的影像，悅耳的清音接着一陣複奏的感想，不禁四肢的神經裏，迸出一味酸情，迸出一些涼意。他想出了神，無意地把手裏的香跡，送向唇邊，只覺得蘭馨滿口，也不知香在片上，也不知香在字裏，——他神魂迷蕩了。一條不甚寬廣但很整潔的鄉村道上，兩傍種着各式的樹木，地上

青草裏，夾綴着點點金色銀色的錢花。這道上在這初夏的清晨除了牛奶車菜擔以外，行人極少。但此時鈴聲響處，從桑抱山那方向轉出一輛新式的自行車，上面坐着一個西裝的少女，二十歲光景。她黯黃的髮，臨風蓬鬆着，用一條淺藍色絲帶絡住，她穿着一身白紗花邊的夏服，鞋襪也一體白色；她豐滿的肌肉，健康的顏色，捷靈的肢體，愉快的表情，恰好與初夏自然的蓬勃氣象和合一致。

她在這清靜平坦的道上，在榆柳濃馥的陰下，像飛燕穿簾似的，疾掃而過；有時俯僂在前樞上，有時撒開手試她新發明的姿態，恰不時用手去理整她的外裳，因為孟浪的風尖常常挑翻她的裙序，像荷葉反捲似的，洩露內襯的秘密。一路的草香花味，樹色水聲，雲光鳥語，都在她原來欣快的心境裏，更增加了不少歡暢的景色——她同山中的梅花小鹿，一般的美，一般的活潑。

自行車到籐花雜生的籬門前停了，她把車倚在籬旁，撲去了身上的塵埃，掠齊了鬢髮，將門鈴輕輕一按，把門推開，站在門口低聲喚道：

省花夫人，逸先生在家嗎？」

說着心頭跳個不住，頰上也是點點桃花，染入冰肌深淺。

那時房東太太不在家，但逸在樓上閉着臨帖，早聽見了，就探首窗外，一見是她，也似感了電流一般，立刻想飛奔下去。但她接着喊道；她也看見了：「逸先生，早安，請恕我打擾，你不必下樓，我也不打算進來，今天因為天時好，我一早就出來騎車，便道到了你們這裏，你不是看我說話還喘不過氣來，你今天好嗎？啊，乘便，今天可以提早一些，你飯後就能來嗎？」

她話不會說完，忽然覺得她鞋帶散了，就俯身下去收拾，陽光正從她背後照過來，將她描成一個長圓的黑影，兩支腰帶，被風動着，也只在影裏搖顫，恰像一個大蝸牛，放出他的觸鬚偵探意外的消息。

「好極了，春痕姑娘！……我一定早來……但你何不進來坐一歇呢？……你不是騎車很累了嗎？……」

春痕已經縛緊了鞋帶，倚着竹籬，仰着頭，笑答道：「很多謝你，逸先

生，我就回去了，你溫你的書吧，小心答不出書，先生打你的手心；」格支地一陣憨笑，她的眼本來秀小，此時連縫兒都莫有了。

她一欠身，把籬門帶上，重復推開，將頭探入；一支高出的籐花，正貼住她白淨的腮邊，將眼瞟着窗口看呆了的逸笑道：『再會罷，逸！』車鈴一響，她果然去了。

逸飛也似馳下樓去出門望時，只見榆蔭錯落的黃土道上，明明縷着她香輪的踪跡，遠遠一簇白衫，斷片鈴聲，她，她去了。

逸在門外留戀了一會，轉身進屋，順手把方才在她腮邊撩拂那支喬出的籐花，折了下來恭敬地吻上幾吻；他耳邊還只蕩漾着她那『再會罷，逸！』的那個單獨『逸』字的密甜音調；他又神魂迷蕩了。

二，紅玫瑰——夏

『是逸先生嗎？』春痕在樓上喊道：『這裏沒有旁人，請上樓來。』春痕的母親是舊金山人，所以她家的佈置，也參酌西式。樓上正中一間就是春痕的書室，地板上鋪着勻淨的台灣細蓆，疎疎的擺着些几

案榻椅，窗口一大盆的南洋大欄，正對着她四字式的書案。

逸以前上課，只在樓下的客堂裏，此時進了她素雅的書屋，說不出一種甜美愉快的感覺。春痕穿一件淺藍色紗衫，髮上的緞帶也換了亮藍色，更顯得嫵媚絕俗。她拿着一管斑竹毛筆，正在繪畫，案上放着各品的色碟和水盂。逸進了房門，她才緩緩地起身，笑道：『你果然能早來，我很歡喜。』

逸一面打量屋內的設備，一面打量他青年美麗的教師，連着午後步行二里許的微喘，頗露出些踟躕的神情，一時連話也說不連貫。春痕讓他一張椅上坐了，替他倒了一杯茶，口裏還不住地說她精巧的寒暄。逸喝了口茶，心頭的跳動才緩緩的平了下來，他瞥眼見了春痕桌上那張鮮艷的畫，就站起來笑道：『原來你又是美術家，真失敬，春痕姑娘，可以准我賞鑒嗎？』

她畫的是一大朵紅的玫瑰，真是一枝穠艷露凝香，一瓣有一瓣的精神，充滿了畫者的情感，彷彿是多情的杜鵑，在月下將心窩抵入荊刺

瀝出的鮮紅心血，點染而成，幾百閱的情詞哀曲，凝化此中。

『那是我的鴉塗，那裏配稱美術』說着她臉上也泛起幾絲紅暈，把那張水彩趙趙地遞入逸手。

逸又稱贊了幾句，忽然想起西方人用花來作戀愛情感的象徵，記得紅玫瑰是『我愛你』的符記，不禁脫口問道：『但不知那一位有福的，能够享受這幅精品，你不是預備送人的嗎？』

春痕不答：逸舉頭看時只見她倚在凹字案左角，雙手支着案，眼望着手，滿面緋紅，肩胸微微有些震動。

逸呆望着這幅活現的忸怩妙畫，一時也分不清心裏的反感，只覺得自己的顴骨耳根，也平增了不少的溫度：此時春痕若然回頭：定疑心是紅玫瑰的朱顏，移上了少年的膚色。

臨了這一陣緘默，這一陣色彩鮮明的緘默，這一陣意義深長的緘默，讓窗外桂樹上的小雀，吱的一聲啄破。春痕轉身說道：『我們上課罷，』她就坐下，打開一本英文選，替他講解。

功課完畢，逸起身告辭，春痕送他下樓，同出大門，此時斜照的陽光正落在桑抱的峯巖石上，像一片斑駁的琥珀，他們看着稱美一番，逸正要上路。春痕忽然說：

『你候一候，你有件東西忘了帶走。』她就轉身進屋去，過了一分鐘，只見她紅脹着臉，拿着一紙捲遞給逸說：『這是你的，但不許此刻打開看！』接着匆匆說了聲再會，就進門去了。逸左臂挾着書包，右手握着春痕給他的紙捲，想不清她為何如此慌促，禁不住把紙捲展開，這一展開，但覺遍體的纖微，頓時為感激欣喜悲切情緒的彈力撼動，原來紙捲的內容，就是方才那張水彩，春痕親筆的畫，她親筆畫的紅玫瑰——他神魂又迷蕩了。

三一，茉莉花——秋

逸獨坐在他房內，雙手展着春痕從醫院裏來的信，兩眼平望，面容澹白，眉峯間緊鎖住三四縷愁紋；她病了。窗外的秋雨，不住地瀝淅，他憐愛的思潮，也不住地起落。逸的聯想力甚大，譬如他看花開花放就想起

殘紅滿地；身歷繁華聲色，便想起骷髏灰燼；臨到歡會，便想惋別；聽人病苦，便想暮祭。如今春痕病了，在院中割腸膜，她寫的字也失了尋常的勁致，她明天得醫生特許可以准客入見，要他一早就去。逸爲了她病，已經幾晚不安眠，但遠近的思想不時湧入他的腦府。他此時所想的是人生老病死的苦痛，青年之短促。他懸想着春痕那樣可愛的心影，疑問像這樣一朵艷麗的鮮花，是否只要有戀愛的溫潤便可常葆美質；還是也同山谷裏的茶花，籬上的籐花，也免不了受風摧雨虐，等到活力一衰，也免不了落地成泥。但他無論如何拉長縮短他的想像，總不能想出一個老而且醜的春痕來！他想聖母瑪麗不會老，觀世音大士不會老，理想的林黛玉不會老，青年理想中的愛人又如何會老呢；他不覺微笑了。轉想他又沈入了他整天整晚迷戀的夢境；他最恨想過去，最愛想將來，最恨回想，最愛前想，過去是死的醜的痛苦，枉費的；將來是活的美的幸福的創造的；過去像塊不成形的頑石，滿長着可厭的蝟草和刺物；將來像初出山的小澗，只是在青林間舞蹈，只是在星光下歌唱，只是在精美的石

樑上進行。他廿餘年麻木的生活，只是個不可信，可厭的夢，他只求拋棄這個記憶；但記憶是富有黏性的，你愈想和他脫離，結果膠附得愈緊愈密切。他此時覺得記憶的壓制愈重，理想的將來不過只是烟淡雲稀，渺茫明滅，他就很勁把頭搖了幾下，把春痕的信摺了起來，披了雨衣，換上雨靴，挾了一把傘獨自下樓出門。

他在雨中信步前行，心中雜念起滅，竟走了三里多路，到了一條河邊。沿河有一列柳樹，已感受秋運，枝條的翠色，漸轉蒼黃，此時彷彿不勝秋雨的重量，凝定地俯看流水，粒粒的淚珠，連着先凋的葉片，不時掉入波心，悠然浮去。時已薄暮，河畔的顏色聲音，只是淒涼的秋意，只是增添惆悵人的惆悵。天上綿般的雲似乎提議來裹埋他心底的愁思，草裏斷續的蟲吟，也似輕嘲他無聊的意緒。

逸躑躅了半晌，不覺秋雨滿襟，但他的思想依舊纏綿在戀愛老死的意義，他忽然自言道：『人是會變老，會變醜，會死會腐朽，但戀愛是長生的；因為精神的現象決不受物質法律的支配；是的，精神的事實，是永

久不可毀滅的。』

他好像得了難題的答案，胸中解釋了不少的積重，抖下了此衣上的雨珠，就轉身上歸家的路。

他路上無意中走入一家花舖，看看初菊，看看遲桂，最後買了一束茉莉，因為她香幽色澹，春痕一定喜歡。

他那天夜間又不曾安眠，次日一早起來，修飾了一晌，用一張藍紙把茉莉裹了，出門往醫院去。

『你是探望第十七號的春痕姑娘嗎？』

『是』

『請這邊走』

逸跟着白衣灰色裙的下女，沿着明敞的走廊，一號二號，數到了第十七號。淺藍色的門上，釘着一張長方形的白片，寫着很戟目的英字：

[No. 17 Admitting no visitors except the patient's mother and Mr. Yi.]

『第十七號，』

除病人母親及逸君外，他客不淮入內。」

一陣感激的狂潮，將他的心府淹沒；逸回復清醒時，只見房門已打開，透出一股酸辛的藥味，裏面恰絲毫不聞音息。逸脫了便帽，企著足尖，進了房門——依舊不聞音息。他先把房門掩上，回身看時，只見這間長形的室內，一體白色，白牆白床，一張白毛氈蓋住的沙發，一張白漆的搖椅，一張小几，一個唾盂。床安在靠窗左側，一頭用矮屏圍着。逸走近床前時，只覺靈魂底裏發出一股寒流，冷激了四肢全體。春痕臥在白布被中，頭戴白色沙巾，墊着兩個白枕，眼半闔着，面色慘澹得一點顏色的痕跡都沒有，幾於和白枕白被不可辨認，床邊站着一位白巾白衣態度嚴肅的看護婦，見了逸也只微領示意，逸此時全身的冰流重複回入靈府，凝成一對重熱的淚珠，突出眶簾。他定了定神俯身下去，小語道：「我的春痕，你……：……：……：」那兩顆熱淚早已跟著顫動的音波在他面上築成了兩條淚溝，後起的還頻頻湧出。

春痕聽了他的聲音，微微睜開她倦絕的雙睫，一對鉛似重鈍的睛

球正對着他熱淚溶溶的濕眼；唇腮間的筋肉稍稍緩弛，露出一些勉強的笑意，但一轉瞬她的腮邊也濕了。

「我正想你來，逸，」她聲音雖則細弱，但很清爽，「多謝天父，我的危險已經過了！你手裏拿的不是給我的花嗎？」說着笑了，她真笑了。

逸忙把紙包打開，將茉莉遞入她已從被封裏伸出的手，也笑說道：「真是，我倒忘了：你愛不愛這茉莉？」

春痕已將花按在口鼻間，闔攏了眼，似乎經不住這強烈香味；點了點頭，說「好，正是我心愛的；多謝你。」

逸就在床前搖椅上坐下，問她這幾日受苦的經過。

過了半點鐘，逸已經出院，上路回家。那時的心影，只是病房的慘白顏，耳畔也只是春痕零落孱弱的音聲。——但他從進房時起，便引起了一個奇異的幻想。他想見一個奇大的墳窟，沿邊齊齊列着黑衣送葬的賓客，這窟內黑沈沈地不知有多少深淺，裏面却埋着世上種種的幸福，

種種青年的夢境，種種悲哀，種種美麗的希望，種種污染了殘缺了的寶物，種種恩愛和怨艾，在這些形形色色的中間，又埋着春痕，和在病房一樣的神情，和他自己——春痕和他自己！

逸——他的神魂又是一度迷蕩。

四，桃花李花處處開——十年後春

此時正是清明時節，箱根一帶滿山滿谷，盡是桃李花競艷的盛會。這邊是紅錦，那邊是白雪，這邊是火燄山，那邊是銀濤海；春陽也大放矚矚艷麗的光輝來籠蓋這矚矚艷麗的花園，萬象都穿上最精美的袍服，一體的歡欣鼓舞，慶祝春明。整個世界，只是一個嫵媚的微笑；無數的生命，只是報告他們的幸福：到處是歡樂，到處是希望，到處是春風，到處是妙樂。

今天各報的正張上，都用大號字登着歡迎支那偉人的字樣。那偉人在國內立了大功，做了大官，得了大名，如今到日本，他從前的留學國，來遊歷考察，一時哄動了全國注意，朝野一體歡迎，到處宴會演說，演說

宴會，大家爭求一睹丰采；尤其因爲那偉人是個風流美丈夫。

那偉人就是十年前寄寓在省花字瑞香花院子裏的少年；他就是每天上春痕姑娘家習英文的逸。

他那天記起了他學生時代的踪跡，忽發雅興，坐了汽車，繞着桑抱山一帶行駛遊覽，看了燦爛繽紛的自然，呼着香甜溫柔的空氣，甚覺舒暢愉快。

車經過一處鄉村，前面被一輛載木料的大車攔住了進路，只得暫時停着等候。車中客正瞭望桑抱一帶秀特的羣峯，忽然春痕的愛影，十年來被事業塵埃所掩翳的愛影，忽然重復歷歷心中，自從那年匆匆被召回國，便不聞春痕消息，如今春色無恙，却不知春痕何往，一時動了人面桃花之感，連久乾的眶睫也重復潮潤起來。

但他的注意，却半在觀察村街的陋況，不整齊的店舖，這裏一塊鐵匠的招牌，那首一張頭痛膏的廣告，別饒風趣。

一家雜貨舖裏，走來一位主客，一個西裝的胖婦人，她穿着藍呢的

冬服，肘下肩邊都已霉爛，頭戴褐色的絨帽，同樣的破舊，左手抱着一個將近三歲的小孩，右臂套着一籃的雜物——兩顆青菜，幾枚蛤蜊，一枝蠟，幾匣火柴，——方才從店裏買的，手裏還挽着一個四歲模樣的女孩，穿得也和她母親一樣不整潔。那婦人蹣跚著從汽車背後的方向走來，見了這樣一輛美麗的車和車裏坐着的華服客，不覺停步注目。遠遠的看了一晌，她索性走近了，緊靠着車門，向逸上下打量。看得逸到煩膩起來，心想世上那有這樣臃腫倦曲不識趣的婦人……

那婦人突然操英語道：『請饒恕我，先生，但你不是中國人逸君嗎？』

他想又逢到了一個看了報上照相崇拜英雄的下級婦女；但他還保留他紳士的態度，微微欠身答道：『正是，夫人，』淡淡說着，漫不經意的模樣。

但那婦人急接說道：『果然是逸君！但是難道你真不認識我了？』

逸免不得眸凝向她辨認：只見豐眉高顴；鼻梁有些陷落，兩腮肥突，

像一對熟桃；就祇那細小的眼眶，和她方才『逸君』那聲稱呼，給他一些似曾相識的模糊印象。

『我十分的抱歉，夫人！我近來的記憶力實在太差，但是我現在敢說我們確是曾經會過的。』

『逸君你的記憶真好！你難道真忘了十年前伴你讀英文的人嗎？』

逸跳了起來，說道：『難道你是春……』但他又頓住了，因為他萬不能相信他腦海中一刻前活潑可愛的心影，會得幻術似的變形為眼前粗頭亂服左男右女又肥又蠢的中年婦人。

但那婦人却絲毫不顧戀幻象的消散，絲毫不感覺哲理的憐憫；十年來做妻做母負擔的專制，已經將她原有的浪漫根性，殺滅盡淨；所以她寬弛的喉音替他補道：『春……痕，正是春痕，就是我，現在……』夫人。

逸只覺得眼前一陣昏沈，也不曾聽清她是三什麼的夫人，只瞪着

眼呆頓

『三井夫人，我們家離此不遠，你難得來此，何不乘便過去一坐呢？』

逸只微微的頷首，她已經將地址吩咐車夫，拉開車門，把那小女孩先送了上去，然後自己抱着孩子挽着筐子也擠了進來。那時攔路的大車也已經過去，他們的車，不上三分鐘就到了三井夫人家。

一路逸神意迷惘之中，聽她訴說當年如何嫁人，何時結婚，丈夫是何職業，今日如何湊巧相逢，請他不要介意她寒素嘈雜的家庭，以及種種等等，等等種種。

她家果然並不軒廠，並不恬靜。車止門前時，便有一個七八歲赤腳亂髮的小孩，高喊着『娘坐了汽車來了……』跳了出來。

那漆髹駁落的門前，站着一位滿面皺紋，彎背駝腰的老婦人，她介紹給逸，說是她的姑；老太太只咳嗽了一聲，向來客和她媳婦，似乎很好奇似地溜了一眼。

逸一進門，便聽得後房哇的一聲嬰兒哭；三井夫人報怨她的大兒，說定是他頑皮又把小妹驚醒了。

逸隨口酬答了幾句話，也沒有喝她紫色壺倒出來的茶，就伸出手來向三井夫人道別，勉強笑着說道：『三井夫人，我很羨慕你豐滿的家庭生活，再見罷！』

等到汽輪已經轉動，三井夫人還手抱着襁褓的兒，身旁立着三個孩子，一齊殷勤地招手，送他的行。

那時桑抱山峰，依舊沈浸在艷日的光流中，滿谷的櫻花桃李，依舊競賽妖艷的顏色，逸的心中，依舊涵葆着春痕當年可愛的影象。但這心影，只似夢裏的紫絲灰線所織成，只似遠山的輕靄薄霧所形成，澹極了，微妙極了，只要蠅蚊的微噓，便能刺碎，只要春風的指尖，便能挑破。……

……
(完)

兩姊妹

三月。夜九時光景。客廳裏只開着中間圓桌上一座大傘形紅綢罩的擺燈。柔荑的紅輝散射在附近的陳設上，異樣的恬靜。靠窗一架黑檀几上那座二尺多高薇納司的雕像，彷彿支不住她那矜持的姿態，想順着軟美的光流，在這溫和的春夜，望左側的沙發上，倦倚下去；她倦了。

安粟小姐自從二十一年前母親死後承管這所住屋以來，不曾有一晚會向這華麗、舒服的客廳告過假，缺過席。除了絨織、看小說、和瑪各，她的妹妹，閒談，她再沒有別的事了。她連星期晚上的祈禱會，都很少去，雖則她們的教堂近在前街，每晚的鐘聲叮噹個不絕，似乎專在提醒，央促她們的赴會。

今夜她依舊坐在她常坐的狼皮椅上，雙眼半闔着，似乎與她最珍愛的雕像，同被那私語似的燈光薰醉了。書本和線織物，都放在桌上；她

想繼續看她的小說，又想結束她的手工，但她的手像痙攣了似的，再也伸不出去。她忽然想起瑪各還不回進房來，方才聽得盃碟聲響，也許她乘便在準備她們臨睡前的可可茶。

瑪各像半山裏雲影似的移了進來，一些不着聲息，在她姊姊對面的椅上坐了。

她十三年前犯了一次痺症，此後左一半的軀體，總不十分自然。並且稍一勞動，便有些氣喘，手足也常發震。

『啊，我差一點睡着了，你去了那麼久……』說着將手承着口，打了小半個呵欠；瑪各微喘的聲息，已經將她驚覺。此時安栗的面容，在燈光下隔着桌子望過去，只像一團乾確了的海綿，那些複疊的橫皺紋，使人疑心她在苦笑，又像憂愁。她常常自憐她的血弱，她面色確是半青不白的。她的聲帶，像是新鮮的蘆管做成的，不自然的尖銳。她的笑響，像幾枚新栗子同時在猛火裏爆裂；但他妹子最怕最厭煩的，尤其是她發怒時帶着鼻音的那聲『扼衡。』

『扼衡！瑪麗近來老是躲懶，昨天不到四點鐘就走了，那兩條飯巾，一牀被單，今天還放着沒有燙好，真不知道她在外面忙的是什麼！』

『哼，她那兒還有工夫顧管飯巾……我全知道！每天她出了我們的門，走不到轉角上——我常在窗口望她——就躲在那顆樹下拿出她那粉拍來，對着小手鏡，裝扮她那貴重的鼻子——有一天我還見她在廚房裏擦臙脂哪！前天不是那克萊媽媽說她一禮拜要看兩次電影，說常碰到她和男子一起散步……』

『可不是，我早就說年輕的誰都靠不住，要不是找人不容易，我早就把她回了，我看了她那細小的腰身，就有氣扼衡！』

瑪各幽幽的喘息了一聲，站了起來，重複半山裏雲影似的移到窗前，伸出微顫的手指，揭開墨綠綠絨的窗幔，仰起頭望着天上，『天到好了，』她自語着，『方才怪怕人的烏雲現在倒變了可愛的月彩，外面空氣一定很新鮮的，這個時候……哦，對門那家瑞士人又在那裏跳舞了，前天他們才有過跳舞不是，安栗？他們真樂呀，真會享福，他們上面的窗

簾沒有放下，我這兒望得見他們跳舞呀，果然，那位高高的美男子又在那兒了……啊唷，那位小姐今晚多樂呀，她又穿着她那件棗紅的，安粟你也……過的不是，那件銀絲鑲邊的禮服？我可不要現在的式樣，我看是太不成樣兒了，我們從前出手稍爲短一點子，昂姑母就不願意，現在她們簡直是裸體了——可是那位小姐長得真不錯，肉彩多麼勻淨，身段又靈巧，她貼住在那美男子的胸前，就像一隻花蝶兒歇在玉蘭花瓣上的一樣得意……她一對水一般的妙眼儘對着了看，他着了迷了……他着了迷了，這音樂也多趣呀，這是新出的，就是太豔一點，簡直有點猥褻，可是多好聽，真教人愛呀……

安粟側着一隻眼望過來，只見她妹妹的身子有點兒搖動，一雙手緊緊的撐住窗幔，口裏在吁吁的響應對面跳舞家的樂音……

『扼衡！』

瑪各嚇的幾乎發噤，也自覺有些忘情，趕快低着頭回轉身。在原先的椅上坐下，一雙手還是震震的，震震的……

安粟在做她的針線，低着頭，滿面的皺紋疊得緊緊的，像秋收時的稻屯。瑪各偷偷的瞟了她幾眼，順手把桌上的報紙，拿在手裏……隔街的樂音，還不時零續地在靜定的夜氣中震盪。

『鏘！』門鈴。格托的一聲，郵件從門上的信格裏落在進門的鬚氈上。瑪各說了聲，讓我去看去，出去把信檢了進來。『昂姑母來的信。』

安粟已經把眼鏡夾在鼻梁上，接過信來拆了。

野鴨叫一陣的笑，安粟稻屯似的面孔上，彷彿被陽光照着了閃閃的在發亮。『真是！瑪各，你聽着。』

『湯麥的蜜月已經完了。他們夫妻倆現在住在我家裏。新娘也很和氣的，她的相片你們已經見過了不是？他們倆真是相愛，什麼時候都挨得緊緊的，他們也不嫌我，我想他們火熱的年輕人看了我們上年紀的，板板的像塊木頭，說的笑話也是幾十年的老笑話，每星期總要背一二次的老話，他們看了我一定很覺得可憐，——其實我們老人的快活，才是真快活。我眼也花了，前面本來望不見什麼，樂得安心靜意等候着上

帝的旨意，我收拾收拾廚房，看看年輕人的快樂，說說乾癟的笑話，也就過了一天，還不是一樣？

「間壁史太太家新收了一個寄宿的中國學生。前天我去吃晚飯看見了。一個矮矮的小小的頂好玩的小人，圓圓的頭，一頭蓬蓬的頭髮，像是好幾個月沒有剪過，一雙小小的黑眼，一個短短的鼻子，一張小方的嘴，真怪，黃人真是黃人，他的面色就像他房東太太最愛的，蒸得稀爛的南瓜餅真是蠟黃的。也虧他會說我們的話，一半懂得，一半懂得不得。他也很自傲的，一開口就是我們的孔夫子怎麼說，我們的孔夫子怎麼說——總是我們的孔夫子。前天我們問起中國的婦女和婚姻，引起了他一大篇的議論。他說中國人最有理性，男的女的，到了年紀——我們孔夫子分寸的——一定得成家成室，沒有一個男子，不論多麼窮，沒有妻子。沒有一個女人，不論多麼醜，沒有丈夫。他說所以中國有這樣的太平，人人都很滿意的。真是，怪不得從前的一賴耶鴻章一見了格蘭士頓的妹妹，介紹時聽見是小姐，開頭就問爲什麼還沒有成親！我頂喜歡那小

黃人。我幾時想請他吃飯。你們也來會會他好不好——他是個大學的學生哩！

你的鍾愛的姑母。」

「附。安粟不是想養一條狗嗎？昨天晚報上有一條賣狗的廣告，說是頂好的一條西伯利亞種，尖耳朵，灰色的，價錢也不貴，你們如其想看，可以查一查地址。我是不愛狗的，但也不厭惡。有的真懂事，你們養一條，解解悶兒也好。」

姑母。」

瑪各坐着聽他姐姐念信，出神似的，兩眼汪汪的像要滴淚。安粟念完了打了一個呵欠，把信疊好了放在桌上對瑪各說，「今晚太遲了，明天一早你寫回信吧，好不好？」伴『鏗那門』Chinaman 吃飯我是不來的，你要去你可以答應姑母。我倒想請湯麥夫妻來吃飯——不過……也許你不願意。隨你吧。謝謝姑母替我們留心狗的廣告，說我這一時買不買還沒有決定。我就是這幾句話……時候已不早，我去拿可可茶來吃了

去睡吧。』

兩姊妹吃完了她們的可可茶，一前一後的上樓，瑪各更不如她姊妹的輕捷，只是扶着樓梯半山裏雲影似的移，移，一直移進了臥室。她站在鏡臺前怔怔的，自己也不知道在想的是什麼，在愁的是什麼，她總像落了什麼重要的物品似的，像忘了一樁重要的事不會做似的——她永遠是這怔怔的，怔怔的。她想起了一件事，她要尋一點舊料子，打開了一隻箱子，偻下身去檢。她手在衣堆裏碰着了一塊硬硬的，她就順手掏了出來，一包長方形的硬紙包，細繩拴得好好的。她手微震着，解了繩子，打開紙包看時，她手不由得震得更烈了。她對着包裹的內容發了一陣呆，像是小孩子在海砂裏掏貝殼，掏出了一個螞蟻似的。她此時已在地毯上坐着，默默的過了一晌，方才調和了喘息，把那紙包放在身上，一張一張的拿在手裏，仔細的把玩。原來她的發現只是幾張相片，她自己和旁人早年的痕跡，也不知多少年前塞在舊衣箱的底裏，早已忘卻了。她此時手裏擎着的一張是她自己七歲時的小影。一頭絕美的黃髮散披

在肩旁，一雙活潑的秀眼，一張似笑不笑的小口，兩點口脣切得像荷葉邊似的嫵媚……她拿到口邊吻一下，笑着說『多可愛的孩子呀！』第二張相片是又隔了十年的她，正當她的妙年，一個絕美的影子。她的眉，她的眼，她的不豐不瘦的嫩頰，頰上的微笑，她的髮，她的項頸，她的前胸，她的姿態——那時的她，她此時看着，覺得有說不出的可愛，但……這樣的美貌，那一個不傾倒，那一個捨得不愛……羅勃脫，傑兒，湯麥……哦，湯麥，他如今……蜜月，請他們來吃飯……難道是夢嗎，這二十幾年怎樣的過的……哦，她的痺症，惡毒的病症……從此，從此……安粟，親愛的母親，昂姑母，自己的病，誰的不是，誰的不是……是夢嗎……真是
一張雪白的紙，二十幾年……瑪麗和男子散步……對門的女子跳舞的快樂……哦，安粟說甚麼，中國，黃人的樂土……太平洋的海水……
照片裏的少女，被他發癡似的看活了，真的活了！這不是她的鬚髮在惺忪的顫動，這不是她象牙似的項頸在輕輕的扭動，她的口在說話了……

這二十幾年真是過的不可信！她現在已經老了，已經是廢人了，是真的嗎？生命，快樂，一切，沒有她的份了，是真的嗎？每天伴着她神經錯亂的姐姐，廚房裏煮菜，客廳裏念日報，聽秋天的雨聲葉聲，聽春天的鳥聲，每晚喝一杯濃煎的可可茶，白天，黑夜，上樓，下樓……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二十幾年的我，你說話呀！她的心臟在舂米似的跳響，自己的耳都震聾了。她發了一個寒噤，像得了熱病似的。她無意的伸上手去，在身旁的鏡台上，拖下了一把手鏡來。她放下那隻手裏的照片，一雙手惡狠狠的擒住那面手鏡，像擒住了一個敵人，向着她自己的臉上照去……

安粟的房正在她妹子房的間壁，此時隱隱的聽得她在床上翻身，口鼻間哼出一聲『扼衡！』

老李

一

他有文才嗎？不，他做文課學那平淮西碑的怪調子，又寫的怪字，看了都叫人頭痛。可是他的見解的確是不尋常？也就只一個怪字。他七十二天不剃髮，不刮鬍子；大冷天人家穿皮褂穿棉襖，他禿着頭，單褲子，頂多穿一件夾袍。他倒寶貝他那又黃又焦的牙齒，他可以不用擦臉，可是擦牙漱口彷彿是他的情人，半天也捨不了，每天清早，擾我們好夢的是他那大排場的漱口，半夜裏攪我們不睡的又是他那大排場的刷牙；你見過他的算草本子沒有，那纔好玩，代數，幾何，全是一行行直寫的，倒虧他自己看得清楚！總而言之，一個字，老李就是怪，怪就是老李。

這是老李同班的在背後討論他的話，但是老李在班裏雖則沒有多大的磁力，雖則很少人真的愛他，他可不是讓人招厭的人，他有他的

品格，在班裏很高的品格，他雖是怪，他可沒有斑點，每天他在自修室的廊下獨自低着頭伸着一個手指走來走去的時候，在他心版上隱隱現現的不是巷口錫箔店裏穿藍竹布衫的，不是什麼黃金台或是吊金龜，也不是湖上的風光，男女，名利，遊戲，風雅，全不是他的份，這些花樣在他的靈魂裏沒有根，沒有種子。他整天整夜在想的，就是兩件事：算學是一件，還有一件是道德問題——怎樣叫人不卑鄙有廉恥。他看來從校長起一直到聽差，同學不必說，全是不够上流，全是少有廉恥。有時他要是下輸了棋，他愛下的圍棋，他就可以不吃飯不睡覺的想，想倘然他在那角上早應了一子，他的對手就沒有辦法，再不然他只要顧自己的活，也就不至於整條的大魚讓人家囫圇的吞去……他愛下圍棋，也愛想圍棋，他說想圍棋是值得的，因為圍棋有與數學互相發明的妙處，所以有時他怨自己下不好棋，他就打開了一章溫德華斯的小代數，兩個手指頂住了太陽穴，細細的研究了。

老李一翻開算學書，就是個活現的瘋子，不信你去看他那書桌子，

原來學堂裏的用具全是一等的劣貨，總是庶務攢錢，那里還經得起他那很勁的拍，應天響的拍，拍得滿屋子自修的，都轉過身子來對着他笑。他可不在乎，他不是罵算數教員胡亂教錯了，就說溫德華斯的方程式根本有疑問，他自己發明的強的多簡便的多，並且中國人做算學直寫也成了，他看過李壬叔的算學書全是直寫的，他看得頂合式，爲什麼做學問這樣高尙的事情都要學外洋，總是奴從的根性改不了！拍的又是一下桌子！

有一次他在演說會裏報名演說，他登臺的時候（那天他碰巧把鬍子刮淨了，倒反而看不慣，）大家使勁的拍巴掌歡迎他，他把右手的點人指放在桌子邊，他那一雙離魂病似的眼睛，釘着他自己的指頭看，儘看，像是大考時看來帶似的，他說話了。我最不願意的，我最不贊成的，我最反對的，是——是拍巴掌。一陣更響亮的拍巴掌！他又說話了。兄弟今天要講的是算學與品行的關係。又是打雷似的巴掌，坐在後背的叫好兒都有。他的眼睛還是釘住在他自己的一個指頭上。我以爲品行：

……一頓。我以為算學——又一頓。他的新修的鬢邊，青皮裏泛出紅花來了。他又勉強講了幾句，但是除了算學與品行兩個字，誰都聽不清他說的是什麼，他自己都不滿意，單看他那眉眼的表情，就明白。最後一陣霹靂似的掌聲，夾着笑聲，他走下了講臺。向後面那扇門裏出去了。散了會，以後人家見他還是亞里斯多德似的，獨自在走廊下散步。

二

老李現在做他本鄉的高小學堂校長了。在東陽縣的李家村裏，一個中學校的畢業生不是常有的事；老李那年得了優等文憑，他人還不曾回家，一張紅紙黑字的報單，上面寫着貴府某某大少爺畢業省立第一中學優等第幾名等等，早已高高的貼在他們李家的祠堂裏，他上首那張捷報，紅紙已經變成黃紙，黑字已經變成白字，年分還依稀認得出，不是嘉慶八年便是六年。李家村茶店酒店裏的客人，就有了閒談的資料，一班人都懂不得中學堂，更懂不得優等卒業，有幾位看報識時務的，就在那里打比喻講解。高等小學卒業比如從前的進學，秀才。中學卒業

算是貢生，優等就算是優貢。老李現在就有這樣的身分了。看他不出，從小不很開口說話，性子又執拗，他的祖老人家常說，怕這孩子養不大，誰知他的筆下倒來得，又肯用功，將來他要是進了高等學堂再一畢業，那就算是中了舉了！常言說的人不可以貌相，不是這一羣人大都是老李的自族，他的祖輩有，父輩也有，子輩有，孫輩也有，甚至叫他太公的都有。這一年的秋祭，李家族人聚會的時候，族長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公堂裏有一份祭產，原定是歸有功名的人收的，早出了缺，好幾年沒有人承當，現在老李已經有了中學文憑，這筆進款是否應該歸他的，讓大家公議。公議當場也沒有人反對，就算是默認了。老李考了一個優等，到手一份祭產，也不能算是不公平。老李的母親是個寡婦，聽說兒子有了榮耀，還有進益，當然是雙分的歡喜。

老李回家來不到幾天，東陽縣的知事就派人來把他請進城去。這是老李第一次見官，他還是禿着頭，穿着他的大布褂子，也不加馬褂，老李一輩子從沒有做過馬褂，就有一件黑羽紗的校服，領口和兩肘已經

爛破了，所以他爽性不穿。縣知事倒是很客氣，把他自己的大轎打了來接他，老李想不坐，可是也沒有話推託，只得很不自在的鑽進了轎門，三名壯健的轎夫，不到一個鐘頭就把老李擡進了知事的內宅。『官？』老李一路在想，『官也不定全是壞的。官有時候也有用，像現在這樣世界，盜賊，姦淫，沒有廉恥的世界，只要做官的人不貪不枉，做個好榜樣也就好得多不是。』曾文正的原才裏講得頂透關。但是循吏還不如酷吏，循吏只會享太平，現在時代就要酷吏，像漢朝那幾個鐵心辣手的酷吏，纔對勁兒。看那邊不又是打架，那可憐的老頭兒，頭皮也讓扎破了。這兒又是一羣人圍着賭錢。青天白日，當街賭錢。壞人只配惡對付。殺頭，絞，凌遲，都不應該廢的，像我們這樣民風強悍的地方，更不能廢，一廢壞人更沒有忌憚。更沒有天地了。真要有酷吏纔好。今天縣知事請我不知道爲什麼。他信上說有要事面商，他怎麼會知道我。……』

下午老李還是坐了知事大老爺的轎子回鄉。他初次見官的成績很不壞，想不到他到那樣的開通，那樣的直爽，那樣的想認真辦事。他要

我幫忙——辦開民高小？我做校長？他說話到真是誠懇。孟甫叔父怎麼能辦教育？他自己就沒有受什麼教育。還有他的品格！抽大煙，外遇，侵吞學費；哼，不要說公民資格，人格都沒有，怎麼配當校長？怎麼配教育青年子弟？難怪地方上看不起新開的學堂，應該趕走，應該趕跑。可是我來接他的手？我幹不幹？我不是預定考大學預科將來專修算學的嗎？要是留在地方上辦事，知事說的爲『桑梓幫忙』我的學問也就完事了。我媽倒是最願意我留在鄉裏，也不怪她，她上了年紀，又沒有女兒，常受隣房的嘔氣，氣得肝胃脾肺腎輪流的作怪，我要是一出遠門，她不是更沒有主意，早晚要有什麼病痛，叫她靠誰去？知事也這麼說，這話到是情真。況且到北京去念書，要幾千里路的路費，大學不比中學，北京不是杭州，用費一定大得多，我那兒有錢使——就算考取了也還是難，爽性不去也罷。可是做校長？校長得兼教修身每星期訓詞——這都不相干，儼一校之長，頂要緊就是品格，校長的品格，就是學堂的品格。我主張三育並重，德育，智育，體育——德育尤其要緊，管理要從嚴，常言說的棒頭上出孝

子，好學生也不是天生的，認真來做一點社會事業也好，教育是萬事的根本，知事說的不錯，我們金華這樣的賭風，淫風，械鬥，搶劫，都爲的羣衆不明白事理，沒有相當的教育，教育，小學教育，尤其是根本，我不來辦難道還是讓孟甫叔父一般糊塗蟲去假公濟私不成，知事說的當仁不讓……

三

『娘的話果然不錯，』老李又在想心思，一天下午他在學校操場的後背林子裏獨自散步，『娘的話果然不錯，』世道人心真是萬分的險巇。娘說孟甫叔父混號叫做笑面老虎，不是好惹的，果然有他的把戲。整天的喫毒藥，整天的想打人家的主意。真可笑，他把教育事業當作飯碗，知事把他撤了換我，他只當是我成心搶了他的飯碗——我不去問他要前任的清賬，已經是他的便宜，他倒反而唆使猛三那大傻子來跟我搗亂。怎麼，那份祭產不歸念書的，倒歸當兵的；一個連長就會比中學校的卒業生體面，真是笑話。幸虧知事明白，沒有聽信他們的胡說，還是

把這份收入判給我。我到也不在乎這三四十擔粗米，碰到年成壞，也許穀子都收不到，就是我媽到不肯放手，她話也不錯，既是我們的名分，爲什麼要讓人強搶去。孟甫叔父的說話真凶，真是笑裏藏刀，句句話有尖刺兒的，他背後一定咒我，一定很勁的毀謗我。猛三那大傻子，纔上他的臭當，隔着省分奔回來替我爭這份祭產，他準是一個大草包，他那樣子一看就是個強盜，他是在廣東當連長的，殺人放火本來是他正當的職業，怪不得他開口就想罵，動手就想打，我是不來和他們一般見識，把一百多的小學生管好已够我的忙，誰還有閒工夫吵架？可是猛三他那傻，想了真叫人要笑，跑了幾千里地，祭產沒有爭着，自己倒賠了路費，聽說他昨天又動身回廣東去了。他自己家庭的骯髒，他倒滿不知道，街坊誰不在他的背後笑呵，——真是可憐，蠢奴才，他就配當兵殺人！那位孟甫老先生還是喫他的烏煙，我到不知道他還有什麼好主意！

四

知事來了！知事來了！

操場上發生了慘劇，一大羣人圍着。

知事下了轎，挨進了人圈子。踏爛的草地上橫躺着兩具血污的屍體。一具斜側着，胸口流着一大堆的濃血，右手裏還擎着一柄半尺長鏢亮的尖刀，上面沾着梅花瓣似的血點子，死人的臉上，也是一塊塊的血斑，他原來生相粗惡，如今看的更可怕了。他是猛三。老李在他的旁邊躺着，仰着天，他的情形看的更可慘，太陽穴，下頰，腦壳，兩肩，手背，下腹，全是尖刀的窟窿，有的傷處，血已經瘀住了，有的鮮紅還在直淌，他睜着一雙大眼，口也大開着，像是受致命傷以前還在喊救命似的，他旁邊伏着一個五六十歲的婦人，拉住他一隻石灰色的手，在哽咽的痛哭。

知事問事了。

猛三分明是自殺的，他刺死了老李以後就把刀尖望他自己的心窩裏一刺完事。有好幾個學生也全看見的，現在他們都到知事跟前來做見證了。他們說今天一早七點半早操班，校長李先生站在那株白果樹底下督操，我們正在行深呼吸，忽然聽見李先生大叫救命，他向着這

一頭直奔，他頭上已經冒着血，背後凶手他手裏拿着這把明晃晃的刀（他們轉身望猛三的屍體一指）很命的追，李先生也慌了，他沒有望我們排隊那兒逃，否則王先生手裏有指揮刀也許還可以救他的命，他走不到幾十步，就被那凶手一把揪住了，那凶手真凶，一刀一刀的直刺，一直把李先生刺倒，李先生倒地的時候，我們還聽見他大聲的嚷救命，可是又有誰去救他呢，不要說我們，連王先生也嚇呆了，本來要救，也來不及，那凶手把李先生弄死了，自己也就對準胸膛裁了一刀，他也完了。他幾時進來，我們也不知道，他始終沒有開一聲口。……

知事說够了够了，他就叫他帶來的杵作去檢猛三的身上。猛三夾襖的口袋裏有幾塊錢，一張撕過的船票，廣東招商局的，一張相面先生的廣告單，一個字紙團。知事把那字紙團打開看了那是一封信。那猛三不就是四個月前和老李爭祭產的那個連長嗎？老李的母親揩乾了眼淚，走過來說，正是他，那是孟甫叔父怪嫌老李搶了他的校長，故意唆使他來搗亂的。我也聽是這麼說，知事說孟甫真不應該，他把手裏的字條

揚了一揚，恐怕眼前的一場流血，也少不了他的分兒，猛三的妻子是上月死的嗎？是的。她爲什麼死的？她爲什麼死的！知事難道不明白，街坊上這一時沸沸揚揚的，還不是李猛三家小的話柄，真是話柄！

猛三那糊塗蟲，纔是糊塗蟲，自己在外省當兵打仗，家裏的門戶倒沒有關緊，也不避街坊的眼，朝朝晚晚，儘是她的發潑，吵得雞犬不寧的。果然，自作自受，太陽掛在頭頂，世界上也不能沒有報應……好，就到德堂去買生皮硝喫。一喫就鬧血海發暈，請大夫也太遲了，白送了一條命，不怪自己，又怪誰去！

知事說冤有頭，債有主，這兩條新鮮的性命，死得真冤，老李更可惜，好容易一鄉上有他一個正直的人，又叫人給毀了，真太冤了！眼看這一百多的學生，又變了失奶的孩子，又有誰能比老李那樣熱心，勤勞，又有誰能比他那高尚的品格？孟甫真不應該，他那暗箭傷人，想了真叫人痛恨，也有猛三那傻子，聽他說什麼就信什麼，叫他趕回來爭祭產，他就回來爭祭產，告他老李逼死了他的妻子，叫他回來報仇，也沒有說明白爲

的是什麼，他就趕了回來，也不問個紅黑是非，船一到埠，天亮就趕來和老李拼命，見面也沒有話說，動手就行凶，殺了人自己也抹脖子，現在死沒有對證，叫辦公事的又有什麼主意。

五

老李沒有娶親，沒有子息；沒有弟兄，也沒有姊妹；他就有一個娘，一個年老多病的娘。他讓人扎了十幾個大窟窿扎死了。他娘滾在鮮血堆裏痛哭他；回頭他家裏狹小的客間裏，設了靈座，早晚也就只他的娘哭他，現在的骨頭已經埋在泥裏，一年裏有一次兩次燒紙錠給他的——也就只他的老娘。

空白页

一個清清的早上

翻身？誰沒有在床上翻過身來？不錯，要是你一上枕就會打呼的話，那原來用不着翻什麼身；就使在半夜裏你的睡眠的姿態從朝裏變成朝外，那也無非是你從第一個夢跨進第二個夢的意思；或是你那天晚飯吃得太油膩了你在枕上扭過頭頸去的時候你的口舌間也許發生些唸唸的聲響——可是你放心，就這也不能是夢話。

| 粵先生年輕的時候從不知道什麼叫做睡不着，往往第二隻襪子還不會剝下他的呼吸早就調勻了，到了早上還得他媽三四次大聲的叫嚷才能叫他擦擦眼皮坐起身來的。近來可變得多了，不僅每晚上床去不能輕易睡着，就是在半夜裏使勁的禽着枕頭想「着」而偏不着的時候也狠多。這還不礙，頂壞是一不小心就說夢話，先前他自己不信，後來連他的聽差都帶笑臉回說不錯，先生您愛閉着眼睛說話，這來他

嚇了，再也不許朋友和他分床或是同房睡，怕人家聽出他的心事。

—— 愕先生今天早上的確在床上翻了身，而且不止一個，他早已醒過來，他眼看着稀淡的曉光在窗紗上一點點的添濃，一晃晃的轉白，現在天已大亮了。他覺得狠倦，不想起身，可是再也合不上眼，這時他朝外床屈着身子，一雙手臂直挺挺的伸出在被窩外面，半張著口，半開著眼，—— 他實在有不少的話要對自己說，有不少的牢騷要對自己發洩，有不少的委屈要向自己清理。這大清清的早上正合式。白天太忙；咒他的，一起身就有麻煩，白天直到晚上，清早直到黃昏，沒有錯兒；那兒有容他自己想心事的空閑，有幾回在洋車上伸着腿合着眼頂舒服的，正想搬出幾個私下的意思出來盤桓盤桓，可又偏偏不爭氣洋車一拐彎他的心就像含羞草讓人搔了一把似的裹得緊緊的再也不往外放；他頂恨是在洋車上打盹，有幾位喫肥肉的歪着他們那原來不正的腦袋，口液一絞絞的簡直像水葫蘆似的直往下掛，那樣兒才叫寒儉！可是他自己一坐車也掌不住下巴往胸口沈，至多賭咒不讓口液往下漏就是。這時候

躺在自己的床上，橫直也睡不着了，有心事儘管想，隨你把心事說出口都不礙，這洋房子漏不了氣。對！他也真該仔細的想一想了。

其實又何必想，這乾想又有什麼用？反正是這麼一會事，啵！一兜身他又往裏床睡了，被窩漏了一個大窟窿，一陣冷空氣攻了進來激得他直打寒噤。哼，火又滅了，老崔真該死！嚙！好好一個男子，爲什麼甘願受女人的氣，真沒出息！難道沒了女人，這世界就不成世界？可是她那雙眼，她那一雙手——那怪男人們不拜倒——O, mouth of honey, with the thyme for fragrance, Who with heart in breast could deny your love? 這兩性間的吸引是不可少的，男人要是不喜歡女人，老實說，這世界就不成世界！是我真的愛她嗎？這時候罌先生伸在外面的一隻手又回進被封裏去了，仰面躺着。就賸一張臉露在被口上邊，端端正正的像一個現製的木乃伊。愛她不愛她……這話就難說了；喜歡她，那是不成問題。她要是真做了我的……哈哈那可斗了，老孔準氣得鼻孔裏冒煙，小彭氣得小肚子發脹，老王更不用說，一定把他那管鐵鏽了的白郎林拿出來不打

我就毀他自己。咳，他真會幹，你信不信？你看昨天他靠着牆的時候那神氣，簡直彷彿一隻餓急了的野獸，我真有點兒怕他！粵先生的身子又彎了起來，一隻手臂又出現了。得了，別做夢吧，她是不會嫁我的，她能懂得我什麼？她只認識我是一個比較漂亮的留學生，只當我是一個情急的求婚人，只把我看作跪在她跟前求布施的一個——她壓根兒也沒想到我肚子裏究竟是青是黃，我腦袋裏是水是漿——這那兒說得上了解，說得上愛？早着哪！可是……粵先生又翻了一個身。可是要能有這樣一位太太，也够受用了，說一句良心話。放在跟前不討厭，放在人前不着急。這不着急頂要緊。要像是杜國樸那位太太朋友們初見面總疑心是他的媽，那我可受不了！長得好自然便宜，每回出門的時候，她輕輕的軟的掛在你的臂彎上，這就好比捧着一大把的百合花，又香又艷的，旁人見了羨慕，你自己心裏舒服，你還要什麼？還有到晚上看了戲或是跳過舞一同回家的時候，她的兩靨讓風刮得紅村村的，口唇上還留着三分的胭脂味兒，那時候你擁着她一同走進你們又香又暖的臥房，在

鏡台前那盞鵝黃色的燈光下，仰着頭，斜着臉，瞟你這麼一眼，那是……那是……！

那是……！

！

先生這時候兩隻手已經一齊掙了出來，身體也反撲了過來，背仰着天花板，很勁的死擠他那已經半癟了的枕頭。那枕頭要是玻璃做的，早就讓他擠一個粉碎！

唉！

！

先生喘了口長氣，又回復了他那木乃伊的睡法。唉，不用想太遠了；按昨兒那神氣，下回再見面她整個兒不理會我都難說哩！我爲她心跳，爲她吃不下飯，爲她睡不着，爲她叫朋友笑話她，她那裏知道？就使知道了她也不得理會。女孩兒的心腸有時真會得硬，誰說的一「冷酷」一點也不錯，你爲她傷了風生病，她就說你自個兒不小心，活該，就使你爲她吐出了鮮紅的心血，她還會說你自己走道兒不謹慎，叫鼻子碰了牆，或是牆碰了你的鼻子，現在鬧鼻血從口腔裏噴出來嚇呵人哪！咳，難，難，什麼戰爭都有法子結束，就這男女性的戰爭永遠鬧不出一個道理來；凡人中不中用，聖人也不中用，平民不成功，貴族也不成功。哼，反正就是這麼回事，隨你繞大彎兒小彎兒想去，回頭還是在老地方，一步也沒

有移動。空想什麼，咒他的——我也該起來了。老催！老催！打臉水。

船上

「這草多青呀！」腴玉簡直的一個大筋斗滾進了河邊一株老榆樹下的草裏去了。她反仆在地上，直挺着身子，雙手糾著一把青草，尖著她的小鼻子儘磨儘聞儘親。「你瘋了，腴腴！不怕人家笑話，多大的孩子，到了鄉下來學叭兒狗打滾！」她媽嗔了。她要是真有一根矮矮的尾巴，她準會使勁的搖；這來其實是樂極了，她從沒有這樣樂過。現在她沒有尾巴，她就搖著她的一雙瘦小的腳踝，一面手支著地，扭過頭來直嚷：「娘！你不知道我多樂，我活了二十來歲，就不知道地上的青草可以叫我樂得發瘋；娘！你也不好，儘逼著我念書，要不然就罵我，也不叫我聞聞青草是什麼味兒！」她聲音都啞了兩只眼裏綻出兩朵大眼淚，在日光裏亮著，像是一對水晶燈。

真的她自己想著也覺得可笑；怎麼的二十來歲的一位大姑娘，連

草味兒都沒聞着過？還有這草的顏色青的多嫩呀，像是快往下吊的水滴似的。真可愛！她又親了一口。比什麼珠子寶貝都可愛，這青草準是活的，有靈性的；就可惜你不知道她的名子，要不然你叫她一聲她準會甜甜的答應你，比阿秀那丫頭的聲音蜜甜的多。她簡直的愛上了她手裏捧着的草瓣兒，她心裏一陣子的發酸，一顆粗粗的眼淚直吊了下來，真巧，恰好吊在那草瓣兒上，沾著一點兒，草兒微微的動着，對！她真懂得我，她也一定替我難受。這一想開；她也不哭了。她爬了起來她的淡灰色的嗶嘰裙上沾着好幾塊的泥印，像是繡上了綉球花似的，頂好玩，她空舉著一雙手也不去拂拭，心裏覺得頂痛快的，那半澀半香的青草味兒還是在她的鼻孔裏輕輕的逗著，彷彿說別忘了我別忘了我。她媽看着她那傻勁兒，實在捨不得再隨口罵，伸手拉一拉自己的衣襟走下一步，軟着聲音說，「腴腴，不要瘋了，快走吧。」

腴玉那晚睡在船上。這小航船已經够好玩，一個大箱子似的船艙，上面蓋著蘆蓆，兩邊兩塊頂中間嵌小方玻璃的小木窗，左邊一塊破了

一角，右邊一塊長着幾塊疙疸兒，像是水泡瘡；那船梢更好玩，翹得高高的，像是鄉下老太太梳的元寶髻。開船的時候，那赤腿赤脚的船家就把那支又笨又重的櫓安上了船尾尖上的小鐵鏈兒，那磨得鑲亮的小鐵拳兒，船家的大脚姆指往前一扁一使勁，那櫓兒就推着一股水叫一聲「姓紀」，船家的脚跟向後一頓，身子一仰，那櫓兒就扳着一股水叫一聲「姓賈」，這一紀一賈，這隻怪可憐的小航船兒就在水面上晃着她的黃魚口似的船頭直向前溜，底下托托的一陣水響，怪招癢的。腴玉初下船時受不慣，真的打上了好幾個寒噤，但要不了半個鐘頭就慣了。她倒不怕暈，她在墊褥上盤腿坐着，臂膀靠着窗，看一路的景緻，什麼都是從不曾見過似的，什麼都好玩——那橫肚裏長出來的樹根像老頭兒脫盡了牙的下巴，在風裏搖擺著的蘆梗，在水邊洗澡的老鴉，露出半個頭一條脊背的水牛，蹬在石渡上洗衣服的鄉下女孩子，仰着她那一塊黃糙布似的臉子，默默的看船，旁邊站着男小孩子，不滿四歲光景，頭頂筆豎着一根小尾巴，臉上畫着泥花，手裏拿着樹條，他也默默的看船。這

一路來腴玉不住的叫着媽：這多好玩，那多好玩；她恨不得自己也是個鄉下孩子，整天去弄水弄泥沒有人管。但是頂有趣的是那水車，活像是一條龍，一斑斑的龍鱗從水裏往上爬；鄉下人真聰明，她心裏想，這一來河裏的水就到了田裏去，誰說鄉下人不機靈？？喔，你看女人也來踏水的，你看他們多樂呀，兩個女的，一個男的，六條腿忙得什麼似的儘蹀，有一個長得頂秀氣，頭上還戴花那，她看着我們船直笑。媽你聽呀，這不是真正的山歌！什麼李花兒桃花兒的我聽不清，好聽媽，誰說做鄉下人苦，你看他們做工都是頂樂的，趕明兒我外國去了回來一定到鄉下來做鄉下人，踏水車兒唱山歌，我真幹，媽，你信不信？

她媽領着她替她的祖母看墳地來的。看地不是她的事；她這來一半天的工夫見識可長了不少。真的你平常不出門你永遠不得知道你自個兒的見識多麼淺陋得可怕，連一個七八歲的鄉下姑娘都趕不上，你信不信？？可不是我方才拿着麥子叫稻，點着珍珠米梗子叫芋頭，招人笑話。難爲情，芋頭都認不清，那光頭兒的大荷葉多美；榆錢兒也好玩，

真像小錢，我書上念過，可從沒有見過，我檢了十幾個整圓的拿回去給妹妹看。還有那瓜蔓也有趣，像是葡萄籐，沿着棚勻勻的爬着，方才那紅眼的小養媳婦告訴我那是南瓜，到了夏天長得頂大頂大的，有頭二十斤重，掛在這細條子上，風吹雨打都不易吊，你說這天下的東西造的多，恰巧多奇怪呀。這晚上她睡在船艙裏怎麼也睡不着。腿有點兒痠，白天路跑多了。眼也痠，可又合不緊，還是閉着吧。艙間裏黑沉沉的，媽已經睡着了，外艙老媽子丫頭在那兒怪寒愴的打呼。她偏睡不着，腦筋裏新來的影子真不少，像是家裏有事情屋子裏滿了的全是外來的客，有的臉熟，有的不熟；又像是迎會，一道道的迎過去；又像是走馬燈，轉了去又回來了。一紀一賈的櫓聲，軋軋的水車，那水面露着的水牛鼻子，那一田的芋頭葉，那小孩兒的赤腿，吃晚飯時鄉下人拿進來那碗螺絲肉，桃花李花的山歌，那座小木橋，那家帶賣茶的財神廟，那河邊青草的味兒……全在這兒，全在她的腦壳裏擠着，也許他們從此不出去了。這新來客一多，原來的家裏人倒像是躲起來了，映玉，這天以前的映玉，她的思想，她

的生活，她的煩腦，她的憂愁，全躲起來了，全讓這芋頭水牛鼻子螺絲肉擠跑了；她彷彿是另投了胎，換了一個人似的，就連睡在她身旁的媽都像離得很遠，簡直不像是她親娘，她彷彿變了那赤着腿臉上塗着泥手裏拿着樹條站在河邊瞪着眼的小孩兒，不再是她原來的自己。哦，她的夢思風車似的轉着，往外跳的穀皮全是這一天的新經驗，與那二十年間在城市生長養大的她絕對的聯不起來，這是怎麼回事……

她翻過身去，那塊長疙瘩的小玻璃窗外天光望見了她。咦，她果然是在一隻小航船裏躺着，並不是做夢。窗外白白的，是什麼光呀，她一仰頭正對着岸上那株老榆樹頂上爬着的幾條月亮，本來是個滿月，現在讓榆樹葉子揉碎了。那邊還有一顆頂亮的星，離着月亮不遠，腴玉益發的清醒了。這時船身也微微的側動，船尾那裏隱隱的聽出水聲，像是蟲咬什麼似的響着，遠遠有風聲，狗叫聲也分明的聽着，她們果然是在一個荒僻的鄉下過夜，也不覺得害怕，多好玩呀！再看那榆樹頂上的月亮，這月色多清，一條條的光亮直打到你眼裏來，叫你心窩裏一陣陣的發

冷，叫你什麼不願意想着的事情全想了起來，呀，這月光……

這一轉身，一見月光，二十年的她就像孔雀開屏似的花斑斑的又支上了心來。滿屋子的客人影子都不見了。她心裏一陣子發冷，她還是她，她的憂愁，她的煩惱，壓根兒就沒有離著她——她媽也轉了一個身，她的遲重的呼吸就在她的身旁。

空白页

肉豔的巴黎

我在巴黎時常去看一個朋友，他是一個畫家，住在一條聞着魚腥的小街底頭一所老屋子的頂上一個A字式的尖閣裏，光線闇澹得怕人，白天就靠兩塊日光胰子大小的玻璃窗給裝裝棍，反正住的人不嫌就得，他是照例不過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的一位先生，下午他也不居家，起碼總得上燈的時候他才脫下了外褂露出兩條破爛的臂膀埋身在他那豔麗的垃圾窩裏開始他的工作。

豔麗的垃圾窩——它本身就是一幅妙畫！我說給你聽聽。貼牆有精窄的一條上面蓋着黑毛氈的算是他的床，在這上面就准你規規矩矩的躺着，不說起坐一定札腦袋，就連翻身也不免冒犯斜着下來永遠不退讓的屋頂先生的身分！承着頂尖全屋子頂寬舒的部分放着他的書桌——我捏着一把汗叫它書桌，其實還用提嗎，上邊什麼法寶都有，

畫冊子，稿本，黑炭，顏色盤子，爛襪子，領結，軟領子，熱水瓶子壓癟了的，燒乾了的酒精燈，電筒，各色的藥瓶，彩油器，髒手絹，斷頭的筆桿，沒有蓋的墨水瓶子，一柄手槍，那是瞞不過我化七法郎在密歇耳大街路旁舊貨攤上換來的，照相鏡子，小手鏡，斷齒的梳子，蜜膏，晚上喝不完了的咖啡盃，詳夢的小書，還有——還有可疑的小紙盒兒，凡士林一類的油膏，……一隻破木板箱一頭漆着名字上面蒙着一塊灰色布的是他的梳粧台兼書架，一個洋磁面盆半盆的胰子水似乎都叫一部舊版的盧騷集子給饕了去，一頂便帽套在洋盜長提壺的耳柄上，從袋底裏倒出來的小銅錢錯亂的散着像是土耳其人的符咒，幾隻稀小爛蘋果圍着一條破香蕉像是一羣大學教授們圍着一個教育次長索薪……

壁上看得更斑斕了：這是我頂得意的一張龐那的底稿當廢紙買來的，那是我臨蒙內的裸體，不十分行，我來撩起燈罩你可以看清楚一點，草色太濃了，那膝部畫壞了，那一小幅更名貴，你認是誰，羅丹的！那是我前年最大的運氣，也算是錯來的，老巴黎就是這點子便宜，挨了半年

八個月的餓不要緊，只要有機會撈着真東西，這還不值得！那邊一張擠在兩幅油畫縫裏的，你見了沒有，也是有來歷的，那是我前年趁馬克倒霉路過佛蘭克福德時夾手搶來的，是真的孟督爾都難說，就差糊了一點，現在你給三千佛郎我都不賣，加倍再加倍都值，你信不信？再看那一長條……在他那手指東點西的賣弄他的家珍的時候，你竟會忘了你站着的地方是不够六尺闊的一間閣樓，倒像跨在你頭頂那兩片斜着下來的屋頂也順着他那藝術談法術似的隱了去，露出一個爽愷的高天，壁上的疙瘩，壁蟻窠，霉塊，釘疤，全化成了哥羅畫幀中『飄飄欲化烟』的最美麗的林樹與輕快的流瀾；桌上的破領帶手絹爛香蕉臭襪子等等也全變形成戴大闊邊稻草帽的牧童們，偃着樹打盹的，牽着牛在澗裏喝水的，手反襯着腦袋放平在青草地上瞪眼看天的，斜眼溜着那邊走進來的姑娘們手按着音腔吹橫笛的——可不是那邊來了一羣姑娘們，全是年歲青青的，露着胸膛，散着頭髮，還有光着白腿的在青草地上跳着來了……！**唵！**小心札腦袋，這屋子真扁紐，你出什麼神來了？想

着你的 Bel Ami 對不對？你到巴黎快半個月了，該早有落兒了，這年頭收成真容易——嚙，太容易了！誰說巴黎不是理想的地獄？你吸烟斗嗎？這兒有自來火。對不起，屋子裏除了床，就是那張彈簧早經追悼了的沙發，你坐坐吧，給你一個墊子，這是全屋子頂溫柔的一樣東西。

不錯，那沙發，這閣樓上要沒有那張沙發，主人的風格就落了一個極重要的原素。說它肚子裏的彈簧完全沒了勁，在主人說是太謙，在我說是簡直污蠟了它。因為分明有一部分內簧是不會死透的，那在正中間，看來倒像是一座分水嶺，左右都是往下傾的，我初坐下時不提防它還有彈力，倒叫我駭了一下；靠手的套布可真是全霉了，露着黑黑黃黃不知是什麼貨色，活像主人襯衫的袖子。我正落了坐，他咬了咬嘴唇翻一翻眼珠微微的笑了。笑什麼了你？我笑——你坐上沙發那樣兒叫我想愛菱。愛菱是誰？她呀——她是我第一個模特兒。模特兒？你的你的破房子還有模特兒，你這窮鬼化得起……別急，究竟是中國初來的，聽了模特兒就這樣的起勁，看你那脖子都上了紅印了！本來不算事，當然，

可是我說像你這樣破雞棚……破雞棚便怎麼樣，耶穌生在馬號裏的，安琪兒們都在馬矢裏跪着禮拜哪！別忙，好朋友，我講你聽。如其巴黎人有一個好處，他就是不勢利！中國人頂糟了，這一點；窮人有窮人的勢利，闊人有闊人的勢利，半不闊珊有半不闊珊的勢利——那才是半開化，才是野蠻！你看像我這樣子，頭髮像刺蝟，八九天不刮的破鬍子，半年不收拾的髒衣服，鞋帶扣不上的皮鞋——要在中國，誰不叫我外國叫化子，那配進北京飯店一類的勢利場；可是在巴黎，我就這樣兒隨便問那一個衣服頂漂亮脖子擦得頂香的娘們跳舞，十回就有九回成，你信不信？至於模特兒，那更不成話，那有在巴黎學美術的，不論多窮，一年裏不換十來個眼珠亮亮的來坐樣兒？房子破更算什麼？波希民的生活就是這樣，按你說模特兒就不該坐壞沙發，你得準備杏黃貢緞繡丹鳳朝陽做墊的太師椅請她坐你才安心對不對？再說……

別再說了！算我少見世面，算我是鄉下老嫗，得了；可是說起模特兒，我倒有點好奇，你何妨講些經驗給我長長見識？有真好的沒有？我們在

美術院裏見着的什麼維納絲得米羅，維納絲梅第婁，還有鐵青的，魯班師的，鮑第千里的，丁稻來篤的，箕輿其安內的裸體實在是太美，太理想，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議；反面說，新派的比如雪尼約克的，瑪提斯的，塞尚的，高歌的，弗朗刺馬克的，又是太醜，太損，太不像人，一樣的太不可能，大不可思議。人體美，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們不幸生長在中國女人衣服一直穿到下巴底下腰身與後部看不出多大分別的世界裏，實在是太蒙昧無知，太不開眼。可是再說呢，東方人也許根本就不該叫人開眼的，你看過約翰巴里士那本沙揚娜拉沒有，他那一段形容一個日本裸體舞女——就是一張臉子粉擦得像棺材裏爬起來的顏色，此外耳朵以後下巴以下就比如一節蒸不透的珍珠米！——看了真叫人惡心。你們學美術的才有第一手的經驗，我倒……

你倒是真有點羨慕，對不對？不怪你，人總是人。不瞞你說，我學畫畫原來的動機也就是這點子對人體秘密的好奇。你說我窮相，不錯，我真是窮，飯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兒——我怎麼也省不了。這看

人體美的欣賞在我已經成了一種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擺脫的嗜好；我寧可少吃儉穿，省下幾個佛郎來多雇幾個模特兒。你簡直可以說我是着了迷，成了病，發了瘋，愛說什麼就什麼，我都承認——我就不能一天沒有一個精光的女人躺在我的面前供養，安慰，餵飽我的『眼淫。』當初羅丹我猜也一定與我一樣的狼狽，據說他那房子裏老是有剝光的女人，也不爲坐樣兒，單看她們日常生活『實際的』多變化的姿態——他是一個牧羊人，成天看着一羣剝了毛皮的馴羊！魯班師那位窮凶極惡的大手筆，說是常難爲他太太做模特兒，結果因爲他成天不斷的畫他太太竟許連穿褲子的空兒都難得有！但如果這話是真的，魯班師還是太傻，難怪他那畫裏的女人都是這剝白豬似的單調，少變化；美的分配在人體上是極神秘的一個現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不論男女，我想幾乎是不可能的；上帝拿着一把顏色望地面上撒，玫瑰，羅蘭，石榴，玉簪，剪秋羅，各樣都沾到了一種或幾種的彩澤，但決沒有一種花包涵所有可能的色調的，那如其有，按理論講，豈不是又得回復了

沒顏色的本相？人體美也是這樣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美在腰部，有的下部，有的頭髮，有的手，有的腳踝，那不可理解的骨格，筋肉，肌膚的會合，形成各不相同的線條，色調的變化，皮面的漲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態，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煩細心體會發見去，上帝沒有這樣便宜你的事情，他決不給你一個具體的絕對美，如果有我們所有藝術的努力就沒有了意義；巧妙就在你明知這山裏有金子，可是在那一點你得自己——工夫去找。阿！說起這藝術家審美的本能，我真要閉着眼感謝上帝——要不是它，豈不是所有人體的美，說窄一點，都變了古長安道上歷代帝王的墓窟，全叫一層或幾層薄薄的衣服給埋沒了！回頭我給你看我那張破床底下有一本寶貝，我這十年血汗辛苦的成績——千把張的人體臨摹，而且十分之九是在這間破雞棚裏鈎下的，別看低我這張彈簧早經追悼的沙發，這上面落坐過至少一二百個當得起美字的女人！別提專門做模特兒的，巴黎那一個不知道俺家黃臉什麼，那不算希奇，我自負的是我獨到的發見：一半因為看多了緣故，女人肉的

引誘在我差不多完全消滅在美的欣賞裏面，結果在我這雙『淫眼』看來，一絲不掛的女人就同紫霞宮裏翻出來的屍首穿得重重密密的搖不動我的性慾，反面說當真穿着整齊的女人，不論她在人堆裏站着，在路上走着，只要我的眼到，她的衣服的障礙就無形的消滅，正如老鍊的鑛師一瞥就認出鑛苗，我這美術本能也是一瞥就認出「美苗」——百次裏錯不了一次；每回發見了可能的時候，我就非想法找到她剝光了！她叫我看個滿意不成，上帝保佑這文明的巴黎，我失望的時候真難得有！我記得有一次在戲院子看着了一個貴婦人，實在沒法想（我當然試來）我那難受就不用提了，比發瘧疾還難受——她那特長分明是在小腹與……

够了够了！我倒叫你說得心癢癢的；人體美！這門學問，這門福氣，我們不幸生長在東方誰有機會研究享受過來？可是我既然到了巴黎，又幸氣碰着你，我倒真想叨你的光開開我的眼，你得替我想法，要找在你這宏富的經驗中比較最貼近理想的一個看看……

你又錯了！什麼，你意思花就許巴黎的花香，人體就許巴黎的美嗎？太滅自己的威風了！別信那巴理士什麼沙揚娜拉的胡說；聽我說，正如東方的玫瑰不比西方的玫瑰差什麼香味，東方的人體在得到相當的栽培以後，也同樣不能比西方的人體差什麼美——除了天然的限度，比如骨格的大小，皮膚的色彩。同時頂要緊的當然要你自己性靈裏有審美的活動，你得有眼睛，要不然這宇宙不論它本身多美多神奇在你還是白來的。我在巴黎苦過這十年，就爲前途有一個宏願：我要張大了我這經過訓練的『淫眼』到東方去發見人體美——誰說我沒有大文章做出來？至於你要借我的光開開眼，那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是我想想——可惜了！有個馬達姆朗洒，原先在巴黎大學當物理講師的，你看了準忘不了，現在可不在了，到倫敦去了；還有一個馬達姆薛托漾，她是遠在南邊鄉下開麵包舖子的，她就够打倒你所有的丁稻來篤，所有的鐵青，所有的箕奧其安內——尤其是給你這未入流看，長得太美了，她通體就看不出一根骨頭的影子，全叫勻勻的肉給隱住的，圓的，潤

的，有一致節奏的，那妙是一百個哥羅藹也形容不全的，尤其是她那腰以下的結構，真是奇蹟！你從意大利來該見過西龍尼維納絲的殘象，就那也只能彷彿，你不知道那活的氣息的神奇，什麼大藝術天才都沒法移植到畫布上或是石塑上去的（因此我常常自己心裏辨論究竟是藝術高出自然還是自然高出藝術，我怕上帝僭先的機會畢竟比凡人多些）不提別的單就她站在那裏你看，從小腹接檉上股那兩條交蒼的弧線起直往下貫到脚著地處止，那肉的浪紋就比是——實在是無可比——你夢裏聽着的音樂；不可信的輕柔，不可信的勻淨，不可信的韻味——說粗一點，那兩股相並處的一條線直貫到底；不漏一屑的破綻，你想通過一根髮絲或是吹度一絲風息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但同時又決不是肥肉的黏着，那就呆了。真是夢！就可惜多美一個天才偏叫一個六尺三高長紅鬚子的麪包師給糟蹋了；真的這世上的因緣說來真怪，我很少看見美婦人不嫁給猴子類牛類水馬類的醜男人！但這是笑話。眼前我招得到的，够資格的也就不少——有了，方才你坐上

這沙發的時候叫我想起了愛菱，也許你與她有緣分，我就爲你招她去吧，我想應該可以容易招到的。可是上那兒呢？這屋子終究不是欣賞美婦人的理想背景，第一不够開展，第二光線不够——至少爲外行人像你一類着想……我有了一個頂好的主意，你遠來客我也該獨出心裁招待你一次，好在愛菱與我特別的熟，我要她怎麼她就怎麼；暫且約定後天吧，你上午十二點到我這裏來，我們一同到芳丹薄羅的大森林裏去，那是我常遊的地方，尤其是阿房奇石相近一帶，那邊有的是天然的地毯，這一時是自然最妖艷的日子，草青得滴得出翠來，樹綠得漲得出油來，松鼠滿地滿樹都是，也不很怕人，頂好玩的，我們決計到那一帶去秘密野餐吧——至於『開眼』的話，我包你一個百二十分的滿足，將來一定是你從歐洲帶回家最不易磨滅的一個印象！一切有我佈置去，你要是願意貢獻的話，也不用別的，就要你多買大楊梅，再帶一瓶橘子酒，一瓶綠酒，我們享半天閒福去。現在我講得也累了，我得躺一會兒，我拿我床底下那本秘本給你先揣摩揣摩……

隔一天我們從芳丹薄羅林子裏回巴黎的時候，我髻髻剛做了一個最荒唐，最豔麗，最秘密的夢。

※

※

※

※

空白页

『濃得化不開』(星加坡)

大雨點打上芭蕉有銅盤的聲音，怪。『紅心蕉，』多美的字面。紅得濃得好。要紅，要熱，要烈，就得濃，濃得化不開，樹膠似的才有意思，『我的心像芭蕉的心，紅……』不成！『緊緊的捲着，我的紅濃的芭蕉的心……』更不成。趁早別再繙什麼詩了。自然的變化，只要有眼，隨時隨地都是絕妙的詩。完全天生的。白做就不成。看這驟雨，這萬千雨點奔騰的氣勢，這迷濛，這煊染，看這一小方草地生受這暴雨的侵凌，鞭打，針刺，腳踹，可憐的小草，無辜的……可是慢着，你說小草要是會說話。它們會嚷痛，會叫冤不？難說他們就愛這門兒——出其不意的，使蠻勁的，太急一些，當然，可這正見情熱，誰說這外表的凶狠不是變相的愛。有人就愛這急勁兒！

再說小草兒吃虧了沒有，讓急雨狼虎似的胡親了這一陣子？別說

了，它們這才真漏着喜色哪，綠得發亮，綠得生油，綠得放光。它們這才樂哪！

嚙，一首淫詩。蕉心紅得濃，綠草綠成油。本來末，自然就是淫，它那從來不知厭滿的創化慾的表現還不是淫：淫，甚也。不說別的，這雨後的泥草間就是萬千小生物的胎宮，蚊蟲，甲蟲，長腳蟲，青跳蟲，慕光明的小生靈，人類的大敵。熱帶的自然更顯得濃厚，更顯得猖狂，更顯得淫，夜晚的星都顯得玲瓏些，像要向你說話半開的妙口似的。

可是這一個人就在旅舍裏看雨，够多淒涼。上街不知向那兒轉，一隻熟臉都看不見，話都說不通，天又快黑，胡濕的地，你上那兒去得？『有孤王……』一個小聲音從廉楓的嗓子裏自己唱了出來。『坐至在梅……』『怎麼了！哼起京調來了？一想着單身就轉着梅龍鎮，再轉就該是李鳳姐了吧，哼！好，從高超的詩思墮落到腐敗的戲腔！可是京戲也不一定是腐敗，何必一定得跟着現代人學勢利？正德皇帝在海龍鎮上，林廉楓在星家坡。他有鳳姐，我——慚愧沒有。廉楓的眼前晃着舞台上鳳姐

的情影，曳着圍巾，托着盤，踩着蹻。——「自幼兒」……去你的！可是這悶是真的。雨後的天黑得更快，黑影一幕幕的直蓋下來，麻雀兒都回家了。幹什麼好呢？有什麼可幹的？這叫做孤單的況味。這叫做悶。怪不得唐明皇在斜谷口聽着棧道中的雨聲難過，良心發見，想着玉環……我負了卿，負了卿……轉自憶荒瑩，——「嚙，又是戲！又不是戲迷，左哼右哼哼什麼的！出門吧。」

廉楓跳上了一架廠車，也不向那帶回子帽的馬來人開口，就用手比了一個丟圈子的手勢。那馬來人完全了解，腦袋微微的一側，車就開了。焦桃片似的店房，黑芝蔴長條餅似的街，野獸似的汽車，磕頭蟲似的人力車，長人似的樹，矮樹似的人。廉楓在急掣的車上快鏡似的收着模糊的影片，同時頂頭風刮得他本來梳整齊的分邊的頭髮直向後衝，有幾根沾着他的眼皮癢癢的舐，掠上了又下來，怪難受的。這風可真涼爽，皮膚上，毛孔裏，那兒都受用，像是在最溫柔的水波裏游泳。做魚的快樂。氣流似乎是密一點，顯得沈。一隻疎蕩的胳膊壓在你的心窩上……確

是有肉糜的氣息，濃得化不開。快，快，芭蕉的巨靈掌，椰子樹的旗頭，橡皮樹的白鼓眼，欖欄樹的毛大腿，合歡樹的紅花痢，無花果樹的要飯腔，蹲着脖子，灣着臂膊……快，快：馬來人的花棚，中國人家的龔燈，西洋人家的牛奶瓶，回子的回子帽，一臉的黑花，活像一隻煨竈的貓……

車忽然停住在那有名的豬水潭的時候，廉楓快活的心輪轉得比車輪更顯得快，這一頓才把他從幻想裏雷了回來。這時候旅困是完全叫風給刮散了。風也刮散了天空的雲，大狗星張着大眼霸占着東半天，獵夫只看見兩只腿，天馬也祇漏半身，吐魯士牛大哥祇翹着一支小尾。咦，居然有湖心亭。這是誰的主意？紅毛人都雅化了，唉。不壞，黃昏未死的紫曠，湖邊叢林的倒影，林樹間艷艷的紅燈，瘦玲玲的窄堤橋連通着湖亭。水面上若無若有的漣漪，天頂幾顆疎散的星。真不壞。但他走上堤橋不到半路就發見那亭子裏一齒齒的把柄，原來這是爲安量水表的，可這也將就，反正輪廓是一座湖亭，平湖秋月……嚙，有人在哪！這回他發見的是靠亭闌的一雙人影，本來是糊成一餅的，他一走近打攪了他們。

「道歉，有擾清興，但我還不祇是一朵遊雲，虛掩作甚。」廉楓默誦著他戲白的念頭，粗粗望了望湖，轉身走了回去。「苟……」他坐上車起首想但他記起了煙捲，忙着在風尖上劃火，下文如其有，也在他第一噴龍捲煙裏沒了。

廉楓回進旅店門彷彿又投進了昏沈的圈套。一陣熱，一陣煩，又壓上了他在晚涼中疎爽了來的心胸。他正想歎一口安命的氣走上樓去，他忽然感到一股彩流的襲擊從右首窗邊的桌座上飛驟了過來。一種巧妙的敏銳的刺激，一種穠艷的警告，一種不是沒有美感的迷惑。祇有在巴黎晦盲的市街上走進新派的畫店時，彷彿感到過相類的驚瞿。一張佛拉明果的野景，一幅瑪提斯的窗景，或是佛朗次馬克的一方人頭馬面。或是馬克夏高爾的一個賣菜老頭。可這是怎麼了，那窗邊又沒有掛什麼未來派的畫，廉楓最初感覺到的是一球大紅，像是火燄；其次是

一片烏黑，墨晶似的濃，可又花鬚似的輕柔；再次是一流蜜，金漾漾的一瀉，再次是朱古律 Chocolate，飽和着奶油最可口的朱古律。這些色感因爲

濃初來顯得凌亂，但瞬息間線條和輪廓的辨認籠住了色彩的蓬勃的波流。廉楓幽幽的喘了一口氣。「一個黑女人，什麼了！可是多妖艷的一個黑女，這打扮真是絕了，藝術的手腕神化了天生的材料，好！烏黑的惺鬆的是她的髮，紅的是一邊鬢角上的插花，蜜色是她的玲巧的掛肩，朱古律是姑娘的肌膚的鮮艷，得兒朗打打，得兒鈴丁丁……廉楓停步在樓梯邊的欣賞不期然的流成了新韻。

「還漏了一點小小的却也不可少的點綴，她一隻手腕上還帶着一小支金環哪。」廉楓上樓進了房還是儘轉着這絕妙的詩題——色香味俱全的奶油朱古律，耐宿兒老牌，兩個辦士一厚塊，拿銅子往軋縫裏放，一，二，再拉那鐵環，喂，一塊印金字紅紙包的耐宿兒奶油朱古律。可口！最早黑人上畫的怕是孟內那張奧林比亞吧，有心機的畫家，廉楓騎在床上在腦筋裏翻着近代的畫史。有心機有膽識的畫家，他不但敢用黑，而且敢用黑來襯托黑，唉，那斜騎着的奧林比亞不是鬢上也插着一朶花嗎？底下的那位狠有點像奧林比亞的抄本，就是白的變黑了。但最

早對朱古律的肉色表示敬意的可還得讓還高根，對了，就是那味兒濃得化不開，他爲人間，發見了朱古律皮肉的色香味，他那本 *No. No.* 是二十世紀的「新生命」——到半開化，全野蠻的風土間去發見文化的本真，開關文藝的新感覺……

但底下那位朱古律姑娘倒是作什麼的？作什麼的，傻子！她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一筏普濟的慈航，他是賑災的特派員，她是來慰藉旅人的幽獨的。可惜不曾看清她的眉目，望去只覺得濃，濃得化不開，誰知道她眉清還是目秀。眉清目秀！思想落後！唯美派的新字典上沒有這類腐敗的字眼。且不管她眉目，她那姿態確是動人，怯伶伶的，簡直是秀麗，衣服也剪裁得好，一頭蓬鬆的烏霞就耐人尋味。——好花兒出至在僻島上！——廉楓閉着眼又哼上了……

「誰，」一悉率的門響將他從床上驚跳了起來，門慢慢的自己開着，廉楓的眼前一亮，紅的！一朵花！是她！進來了！這怎麼好！鎮定，傻子，這怕什麼？

她果然進來了，紅的，蜜的，烏的，金的，朱古律，耐宿兒，奶油，全進來了。你不許我進來嗎？朱古律笑口的低聲的唱着，反手關上了門。這回眉目認得清楚了。清秀，秀麗，韶麗；不成，實在得另翻一本字典，可是「妖艷」總合得上。廉楓迷胡的腦筋裏掛上了「妖」——「艷」兩個大字。朱古律姑娘也不等請，已經自己坐上了廉楓的床沿。你倒像是怕我似的，我又不是馬來半島上的老虎！朱古律的濃重的色濃重的香團團圍裹住了半心跳的旅客。濃得化不開！李鳳姐，李鳳姐，這不是你要的好花兒自己來了！籠着金環的一支手腕放上了他的身，紫薑的一支小手把住了他的手。廉楓從沒有知道他自己的手有那樣的白。——等你家哥哥回來——……廉楓覺得他自己變了驟雨下的小草，不知道是好過，也不知道是難受。湖心亭上那一餅子黑影。大自然的創化慾。你不愛我嗎？朱古律的聲音也動人——脆，幽，媚。一隻青蛙跳進了池潭，撲崔！獵夫該從林子裏跑出來了吧？你不愛我嗎？我知道你愛，方才你在樓梯邊看我我就知道，對不對親孩子？紫薑辣上了他的面龐，救駕！快辣上他的口唇了。可憐的

孩子，一個人住着也不嫌冷清，你瞧，這胖胖的荷蘭老婆都讓你抱癩了，你不害臊嗎？廉楓一看果然那荷蘭老婆讓他給擠扁了，他不由的覺得臉有有些發燒。我來做你的老婆好不好？朱古律的烏雲都蓋下來了。『有孤王……』使不得。朱古律，蓋蘇文，青面獠牙的……『乾米一家的姑母，』血盆的大口，高聳的顴骨，狼嗥的笑響……鞭打，針刺，腳踢——喜色，啞，見鬼！噤，悶死了，不好，茶房！

廉楓想叫可是嚷不出，身上油油的覺得全是汗。醒了醒了，可了不得，這心跳得多厲害。荷蘭老婆活該遭劫，夾成了一個破爛的葫蘆。廉楓覺得口裏直發膩，紫薑，朱古律，也不知是什麼。濃得化不開。

十七年一日

註：荷蘭老婆 Dutch Wife。南洋人用的長枕，『竹夫人』一類的。

空白页

『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

廉楓到了香港，他見的九龍是幾條盤錯的運貨車的淺軌，似乎有頭，有尾，有中段，也似乎有隱現的爪牙，甚至在火車頭穿度那柵門時似乎有迷漫的雲氣。中原的念頭，雖則有廣九車站上高標的大鐘的暗示，當然是不能在九龍的雲氣中倖存。這在事實上也省了許多無謂的感慨。因此眼看着對岸，屋宇像櫻花似盛開着的一座山頭，如同對着希望的化身，竟然欣欣的上了渡船。從妖龍的脊背上過渡到希望的化身去。富庶，真富庶，從街角上的水菓攤看到中環乃至上環大街的珠寶店；從懸掛得如同 Banyan 樹一般繁衍的臘食及海味舖看到穿着定闊花邊艷色新裝走街的粵女；從石子街的花市看到飯店門口陳列着一時鮮一的花狸金錢豹以及在渾水孟內倦臥着的海狗魚，唯一的印象是一個不容分析的印象：濃密，琳瑯，琳瑯，琳瑯，廉楓似乎聽得到鐘罄相

擊的聲響。富庶，真富庶。

但看香港，至少玩香港，少不了坐吊盤車上山去一趟。這吊着上去是有些好玩。海面，海港，海邊，都在軸轆聲中繼續的往下沈。對岸的山，龍蛇似盤旋着的山脈，也往下沈。但單是直落的往下沈還不奇妙，的是一邊你自身憑空的往上提，一邊綠的一角海，灰的一隴山，白的方的房屋，高直的樹，都怪相的一頭吊了起來，結果是像一幅畫斜提着看似的。同時這邊的山頭從平放的饅頭變成側豎的，山腰裏的屋子從橫刺裏傾斜了去，相近的樹木也跟着平行的來。怪極了。原來一個人從來不想到他自己的地位也有不端正的時候；你坐在吊盤車裏祇覺得眼前的事物都發了瘋，倒豎了起來。

但吊盤車的車裏也有可注意的。一個女性在廉楓的前幾行椅座上坐着。她滿不管車外拿大鼎的世界，她有她的世界。她坐着，屈着一枝腿，腦袋有時枕着椅背，眼向着車頂望，一個手指含在唇齒間。這不由人不注意。她是一個少婦與少女間的年輕女子。這不由人不注意，雖則車

外的世界都在那裏倒豎着玩。

她在前面走。上山。左轉灣，右轉灣，宕一個山腰的弧線，她在前面走。沿着山隄，靠着巖壁，轉入 *Allee* 叢中，遶着一所房舍，抄一摺小徑，拾幾級石磴，她在前面走。如其山路的姿態是婀娜，她的也是的。靈活的山腰身，靈活的女人的腰身。濃濃的摺疊着，融融的鬆散着。肌肉的神奇！動的神奇！

廉楓心目中的山景，一幅幅的舒展着，有的山背海，有的山套山，有的濃蔭，有的巉巖，但不論精粗，每幅的中點總是她，她的動，她的中段的擺動。但當她轉入一個比較深奧的山坳時，廉楓猛然記起了 *Tankaiser* 的倖運與命運——吃靈魂的薇納絲。一樣的肥滿。前面別是她的洞府，嘸，危險，小心了！

她果然進了她的洞府，她居然也回頭看來。她竟然似乎在回頭時露着微晒的瓠犀。孩子，你敢嗎？那洞府逕直的石級，竟像直通上天。她進了洞了。但這時候路旁又發生一個新現象，驚醒了廉楓『鄧浩然』的

遐想。一個老婆子操着最破爛的粵音問他要錢。她不是化子，至少不是職業的，因為她現成有她體面的職業。她是一個勞工。她是一個挑磚瓦的。挑磚瓦上山因紅毛人要造房子。新鮮的是她同時挑着不止一副重擔，她的是局段的回復的運輸。挑上一擔，走上一節路，空身下來再挑一擔上去，如此再下再上，再下再上。她不但有了年紀，她並且是個病人。她的喘是哮喘，不僅是登高的喘，她也咳嗽，她有時全身都咳嗽。但她可解釋錯了。她以為廉楓停步在路中是對她發生了哀憐的趣味；以為看上了她！她實在沒有注意到這位年輕人的眼光曾經飛注到雲端裏的天梯上。她實想不到在這寂寞的山道上會有與她利益相衝突的現象。她當然不能使她失望。當得成全他的慈悲心。她向他伸直了她的一隻蕉枯得像貝殼似的手，口裏呢喃着在她是最軟柔的語調。但『她』已經進洞府了。

往更高處去。往頂峯的頂上去。頭頂着天，腳踏着地尖，放眼到寥廓的天邊。這次的憑眺不是尋常的憑眺。這不是香港，這簡直是蓬萊仙島。

廉楓的全身，他的全人，他的全心神，都感到了酣醉，覺得震盪。宇宙的肉身的神奇。動在靜中，靜在動中的神奇。在一剎那間，在他的眼內，在他的全生命的眼內，這當前的景象幻化成一個神靈的微笑，一折完美的歌調，一朵宇宙的瓊花。一朵宇宙的瓊花在時空不容分化的仙掌上俄然的擎出了它全盤的靈異。山的起伏，海的起伏，光的起伏；山的顏色，水的顏色，光的顏色——形成了一種不可比況的空靈，一種不可比況的節奏，一種不可比況的諧和。一方寶石，一球純品，一顆珠，一個水泡。

但這祇是一剎那，也許祇許一剎那。在這剎那間廉楓覺得他的脈搏都止息了跳動。他化入了宇宙的脈搏。在這剎那間一切都融合了，一切都消納了，一切都停止了它本體的現象的動作來參加這一剎那的神奇——的偉大的化生。在這剎那間他上山來心頭累聚着的雜格的印象與思緒夢似的消失了蹤影。倒掛的一角海，龍的爪牙，少婦的腰身，老婦人的手與乞討的碎瑣，薇納絲的洞府，全沒了。但轉瞬間現象的世界重復回還。一層紗幕，適才睜眼縱覽時頓然揭去的那一層紗幕，重復不

容商榷的蓋上了大地。在你也回復了各自的辨認的感覺。這景色，是美，美極了的，但不再是方才那整個的靈異。另一種文法，另一種關鍵，另一種意義也許，但不再是那個。它的來與它的去，正如戀愛，正如信仰，不是意力可以支配，可以作主的。他這時候可以分別的賞識這一峯是一個秀挺的蓮苞，那一嶼像一隻雄蹲的海豹，或是那灣海像一鉤的眉月；他也能欣賞這幅天然畫圖的色彩與線條的配置，透視的勻整或是別的什麼，但他見的祇是一座山峯，一灣海，或是一幅畫圖。他尤其驚訝那波光，有的靈秀，有的是綠玉，有的是紫晶，有的是琥珀，有的是翡翠，這波光接連着山嵐的晴靄，化成一種異樣的珠光，掃盪着無際的青空，但就這也可以指點，可以比況給你身旁的友伴的一類詩意，也不再是初起那回事。這層遮隔的紗幕是蓋定的了。

因廉楓拾步下山時心胸的舒爽與恬適不是不和雜着，雖則是隱隱的，一些無名的惆悵。迴山腰時他又飛眼望了望那一洞府，一也向路側尋覓那挑磚瓦的老婦，她還是忙着搬運着她那搬運不完的重擔，

但她對他猶是對，「她」興趣遠不如上山時的那樣馥郁了他到半山的涼座地方坐下來休息時，他的思想幾乎完全中止了活動。

空白页

『死城』

(北京的一晚)

廉楓站在前門大街上發怔。正當上燈的時候，西河沿的那一頭還漏着一片焦黃。風算是刮過了，但一路來往的車輛總不能讓道上的灰土安息。他們忙的是什麼？翻着皮耳朵的巡警不僅得用手指，還得用口嚶，還得旋着身體向左右轉。翻了車，碰了人，還不是他的事？聲響是雜極了的，但你果然當心聽的話，這勻勻的一片也未始沒有它的節奏；有起伏，有波折，也有間歇。人海裏的潮聲。廉楓覺得他自己坐着一葉小艇從一個濤峯上顛渡到又一個濤峯上。他的脚尖在站着的地方不由的往下一按，彷彿信不過他站着的是堅實的地土。

在灰土狂舞的青空兀突着前門的城樓，像一個腦袋，像一個骷髏。青底白字的方塊像是枯骸臉上的窟籠，顯着無限的憂鬱，廉楓從不會

想到前門會有這樣的面目。它有什麼憂鬱？它能有什麼憂鬱。可也難說，明陵的石人石馬，公園的公理戰勝碑，有時不也看得發愁？總像是有滿肚的話無從說起似的。這類東西果然有靈性，能說話，能衝着來往人們打哈哈，那多有意思！但前門現在祇能沈默，祇能忍受——忍受黑暗，忍受漫漫的長夜。它即使有話也得過些時候再說，況且它自己的腦壳都已讓給蝙蝠們，耗子們做了家，這時候它們正在活動——它即使能說話也不能說。這年頭一座城門都有難言的隱衷，真是的！在黑夜的逼近中，它那壯偉，它那博大，看得多麼遠，多麼孤寂，多麼冷。

大街上的神情可是一點也不見孤寂，不見冷。這才是紅塵，顏色與光亮的一個鬥勝場。够好看的。你要是拿一塊綢絹蓋在你的臉上再望這一街的紅艷，那完全另是一番景象。你沒有見過威尼市大運河上的晚照不是？你沒有見過納爾遜大將在地中海口轟打拿破崙艦隊不是？你也沒有見過四川青城山的朝霞，英倫泰晤士河上霧景不是？好了，這來用手絹一護眼看前門大街——你全見着了。一轉手解開了無窮的

想像的境界，多巧！廉楓搓弄着他那方綢絹，不是不得意他的不期的發見。但他一轉身又瞥見了前門城樓的一角，在灰蒼中隱現着。

進城吧。大街有什麼可看的？那外表的熱鬧正使人想起喪事人家的鼓吹，越喧闐越顯得淒涼。況且他自己的心上又橫着一大餅的涼，涼得發痛。彷彿他內心的世界也下了雪，路旁的樹枝都蘸着銀霜似的。道旁樹上的冰花可真是美；直條的，橫條的，肥的瘦的，梅花也欠他幾分晶瑩，又是那恬靜的神情，受苦還是含着笑。可不是受苦，小小的生命躲在枝幹最中心的纖微裏耐着風雪的侵凌——它們那心窩裏也有一大餅的涼。但它們可不怨；它們明白，它們等着。春風一到它們就可以抬頭，它們知道，榮華是不斷的。生命是悠久的。

生命是悠久的。這大冷天，雪風在你的頸根上直刺，蟲子潛伏在泥土裏等打雷，心窩裏帶着一餅子的涼，你往那兒去？上城牆去望望不好嗎？屋頂上滿鋪着銀，殭白的樹木上也不見惱人的春色，況且那東南角上亮亮的不是上弦的月正在升起嗎？月與雪是有默契的。殘破的城磚

上停留着殘雪的斑點，像是無名的傷痕，月光澹澹的斜着來，如同有手指似的撫摩着它的荒涼的夥伴。獵夫星正從天邊翻身起來，腰間翹着箭囊，賣弄着他的英勇。西山的屏巒竟許也望得到，青青的幾條髮絲勾勒着沈鬱的暝色，這上面懸照着太白星耀眼的寶光。靈光寺的木葉，秘魔巖的沈寂，香山的凍泉，碧雲山的雲氣，山坳裏間或有一星二星的火光，在雪意的慘淡裏點綴着慘淡的人跡……這算計不錯，上城牆去，犯着寒，冒着夜。黑黑的，孤另另的，看月光怎樣把我的身影安置到雪地裏去。廉楓正走近交民巷一邊的城根，聽着美國兵營的溜冰場裏的一陣笑響，忽然記起這邊是帝國主義的禁地，中國人怕不讓上去。果然，那一個長六尺高一臉糟癩守門兵祇對他搖了搖腦袋，磨着他滿口的橡皮，挺着胸脯來回走他的路。

不讓進去，辜負了，這荒城，這涼月。這一地的銀霜。心頭那一餅還是不得疎散。鬱得更涼了。不到一個適當的境地你就不敢拿你自己儘量的往外放，你不敢面對你自己；不敢自剖。彷彿也有個糟癩臉的把着門

哪。他不讓進去。有人得喝够了酒才敢打倒那糟癩臉的。有人得仰仗迷醉的月色。人是這軟弱。什麼都怕，什麼都不敢當面認一個清切；最怕看見自己。得！還有什麼地方可去的？敢去嗎？

廉楓抬頭望了望星。疎疎的沒有幾顆。也不顯亮。七姊妹倒看得見，挨得緊緊的，像一球珠花。順着往東去不好嗎？往東是順的。地球也是這麼走。但這陌生的胡同在夜晚覺得多深沈，多窈遠。單這靜就怕人。半天也不見一副賣蘿蔔或是賣雜吃的小擔。他們那一個小火，照出紅是紅青是青的，在深巷裏顯得多可親，多玲瓏，還有他們那叫賣聲，雖則有時曳長得叫人聽了悲酸，也是深巷裏不可少的點綴。就像是空白的牆壁上掛上了字畫，不論精粗，多少添上一點人間的趣味。你看他們把擔子歇在一家門口，站直了身子，昂着腦袋，裂着大口唱——唱得脖子裏筋都暴起了。這來隣近那家都不能不聽見。那調兒且在那空氣裏轉着哪——他們自個兒的口鼻間蓬蓬的晃着一團的白雲。

今晚什麼都沒有。狗都不見一隻。家門全是關得緊緊的。牆壁上的

油燈——一小米的火——活像是鬼給點上的。方便鬼的。驟馬車碾爛的雪地在這鬼火的影映下，都滿是鬼意。鬼來跳舞過的。化子們叫雪給埋了。口袋裏有的是銅子，要見着化子，在這年頭，還有不布施的？靜：空虛的靜，墓底的靜。這胡同簡直沒有個底。方才拐了沒有？廉楓望了望星知道方向沒有變。總得有個盡頭，趕着走吧。

走完了胡同到了一個曠場。白茫茫的。頭頂星顯得更多更亮了。獵夫早就全身披掛的支起來了，狗在那一頭領着路。大熊也見了。廉楓打了一個寒噤。他走到了一座墳山。外國人的，在這城根。也不知怎麼的，門沒有關上。他進了門。這兒地上的雪比道上的白得多，鬆鬆的滿沒有斑點。月光正照着。墓碑有不少，疎朗朗的排列着，一直到黑巍巍的城根。有高的，有矮的，也有雕鏤着形像的。悄悄的全戴着雪帽，蓋着雪被，悄悄的全騎着。這倒有意思，月下來拜會洋鬼子，廉楓歎了一口氣。他走近一個墓墩，拂去了石上的雪，坐了下去。石上刻着字，許是金的，可不易辨認。廉楓拿手指去摸那字跡。冷極了！那雪醃過的石板吸墨紙似的猛收着他

手指上的體溫。冷得發僵，感覺都失了。他哈了口氣再摸，彷彿人家不願意你非得請教姓名似的。摸着了，原來是一位姑娘，*FRAU JEIN BILZA BERKSON*。還得問幾歲！這字小更費事，可總得知道。早三年死的。二十八除六是二十二。呀，一位妙年姑娘，才二十二歲的！廉楓感到一種奇異的戰慄，從他的指尖上直通到髮尖；彷彿身背有一個黑影子在晃動。但雪地上祇有澹白的月光。黑影子是他自己的。

做夢也不易夢到這般境界。我陪着你哪，外國來的姑娘。廉楓的肢體在夜涼裏凍得發了麻，就是胸潭裏一顆心熱熱的跳着，應和着頭頂明星的閃動。人是這軟弱，他非得要同情。盤踞在肝腸深處的那些非得要一個盡情傾吐的機會。活的時候得不着，臨死，祇要一口氣不會斷，還非得招承。眼珠已經褪了光，發音都不得清楚，他一樣非得懺悔。非得到永別生的時候人才有膽量，才沒有顧忌。每一個靈魂裏都安着一點謊。謊能進天堂嗎？你不是也對那穿黑長袍胸前掛金十字的老先生說了你要說的話才安心到這石塊底下躺着不是，貝克生姑娘？我還不死哪。

但這靜定的夜景是多大一個引誘！我覺得我的身子已經死了，就祇一點子靈性在一個夢世界的浪花裏浮萍似的飄着。空靈，安逸。夢世界是沒有牆圍的。沒有涯涘的。你得寬恕我的無狀，在昏夜裏踞坐在你的寢次，姑娘。但我已然感到一種超凡的寧靜，一種解放，一種瑩徹的自由。這也許是你的靈感——你與雪地上的月影。

我不能承受你的智慧，但你却不能吝惜你的容忍。我不是你的誰，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相知，但你不能不認識我現在向你訴說的憂愁，你——廉楓的手在石板的一頭觸到了凍殭的一束什麼。一把萎謝了的花——玫瑰。有三朵，叫雪給醃殭了。他親了親花瓣上的凍雪。我羨慕你在人間還有未斷的恩情，姑娘，但這也是個累贅，說到澈底的話。這三朵香艷的花放上你的頭邊——他或是你的親屬或是你的知己——你不能不生感動不是？我也曾經親自到山谷裏去採集野香去安放在我的她的頭邊。我的熱淚滴上冰冷的石塊時，我不能懷疑她在泥土裏或在星天外也含着悲酸在體念我的情意。但她是遠在天的一方，

我今晚祇能借景來抒解我的苦辛。

人生是辛苦的。最辛苦是那些在黑茫茫的天地間尋求光熱的生靈。可憐的秋蛾，他永遠不能忘情於火燄。在泥草間化生，在黑暗裏飛行，抖擻着翅羽上的金粉——牠的願望是在萬萬里外的一顆星。那是我。見着光就感到激奮，見着光就顧不得粉脆的軀體，見着光就滿身充滿着悲慘的神異，殉獻的奇麗——到火燄的底裏去實現生命的意義。那是我，天讓我望見那一炷光！那一個靈異的時間！『也就一半句話，甘露活了枯芽。』我的生命頓時豁裂成一朶奇異的願望的花。『生命是悠久的，』但花開祇是朝露與晚霞間的一段插話。殷勤是夕陽的顧盼，爲花事的榮悴關心。可憐這心頭的一撮土，更有誰來憑弔？『你的煩惱我全知道，雖則你從不會向我說破；你的憂愁我全明白，爲你我也時常難受。』清麗的晨風，吹醒了大地的榮華！『你耐着吧，美不過這半綻的蓓蕾。』『我去了，你不必悲傷，珍重這一卷詩心，光彩常留在星月間。』她去了！光彩常在星月間。

陌生的朋友，你不嫌我話說得晦塞吧。我想你懂得。你一定懂。月光染白了我的髮絲，這枯槁形容正配與墓墟中人作伴；它也彷彿爲我照出你長眠的寧靜……那不是我那她的眉目？迷離的月影，你何妨爲我認真來刻劃個靈通？她的眉目：我如何能遺忘你那永訣時的神情！竟許就那一度，在生死的邊沿，你容許我懷抱你那生命的本真；在生死的邊沿，你容許我親吻你那性靈的奧隱，在生死的邊沿，你容許我齣咬你那妙眼的神輝。那眼，那眼！愛的純粹的精靈迸裂在神異的剎那間！你去了，但你是永遠留着。從你的死，我才初次會悟到生，會悟到生死間一種幽玄的絲縷。世界是黑暗的，但我却永久存儲着你的不死的靈光。

廉楓抬頭望着月。月也望着他。青空添深了沈默。城牆外彷彿有一聲鴉啼，像是裂帛，像是鬼嘯。牆邊一枝樹上拋下了一捧雪，亮得耀眼。這還是人間嗎？她爲什麼不來，像那年在山中的一夜？

『我送別她歸去，與她在此分離，
在青草裏飄拂，她的潔白的裙衣。』

詭異的人生！什麼古怪的夢！希望，在你擎上手掌估計分量時，已經從你的手指間消失，像是發珠光的青汞。什麼都得變成灰，飛散，飛散，飛散……我不能不羨慕你的安逸，緘默的墓中人！我心頭還有火在燒，我懷着我的寶；永沒有人能探得我的痛苦的根源，永沒有人知曉，到那天我也得瞑目時，我把我的寶交還給上帝：除了他更有誰能賜與，能承受這生命？我是幸福的！你不羨慕我嗎，朋友？

我是幸福的，因為我愛，因為我有愛。多偉大，多充實的一個字！提着它胸脅間就透着熱，放着光，滋生着力量。多謝你的同情的傾聽，長眠的朋友，這光陰在我是希有的奢華。這又是北京的清靜的一隅。在涼月下，在荒城邊，在銀霜滿樹時。但北京——廉楓眼前又扯亮着那猙獰的門。像一個腦袋，像一個骷髏。喪事人家的鼓樂。北海的蘆葦。榮葉能不死嗎？在晚照的金黃中，有孤鷺在冰面上飛。銷沈，銷沈。更有誰眷念西山的紫氣？她是死了——一堆灰。北京也快死了——準備一個鉢盂，到枯木林中去安排它的葬事。有什麼可說的？再會吧，朋友，還有什麼可說的？

他正想站起身走，一回頭見進門那路上彷彿又來了一個人影。肥黑的一團在雪地上移着，遲遲的移着，向着他的一邊來。有樹闌着，認不真是什麼。是人嗎？怪了，這是誰？在這大涼夜還有與我同志的嗎？爲什麼不，就許你嗎？可真是有些怪，它又不動了，那黑影子絞和着一顆樹影，像一個大包袱。不能是鬼吧。爲什麼發噤，怕什麼的？是人，許是又一個傷心人，是鬼，也說不定它也別有懷抱。竟許是個女子，誰知道！在涼月下，在荒塚間，在銀霜滿地時。它偃偻着身子哪，像是檢什麼東西。不能是個化子——化子化不到墓園裏來。唷，它轉過來了！

它過來了，那一團的黑影。走近了。站定了，他也望着坐在墳墩上的那個發愣哪。是人，還是鬼，這月光下的一堆？他也在想。『誰？』粗糙的，沈濁的口音。廉楓站起了身，哈着一雙凍手。『是我，你是誰？』他是一個矮老頭兒，屈着肩背，手插在他的一件破舊制服的破袋裏。『我是這兒看門的。』他也走到了月光下。活像哈姆雷德裏一個掘墳的，廉楓覺得有趣，比一個妙年女子，不論是鬼是人，都更有趣。『先生，你什麼時候進來

的？我哼是睡着了，那門沒有關嚴嗎？」「我進來半天了。」「不涼嗎？您坐在這石頭上？」「就你一個人看着門的？」「除了我這樣的苦小老兒，誰肯來當這苦差？」「你來有幾年了？」「我怎麼知道有幾年了！反正老佛爺沒有死，我早就來了。這該有不少年分了吧，先生？我是一個在旗吃糧的，您不看我的衣服？」「這兒常有人來不？」「倒是有。除了洋人拿花來上墳的，還有學生也有來的，多半是一男一女的。天涼了就少有的了。你不也是學生嗎？」他斜着一雙老眼打量廉楓的衣服。「你一個人看着這麼多的洋鬼不害怕嗎？」老頭他樂了。這話問得多幼稚，準是個學生，年紀不大。「害怕？人老了，人窮了，還怕什麼的！再說我這還不是靠鬼吃一口飯嗎？靠鬼，先生！」「你有家不，老頭兒！」「早就死完了。死乾淨了。」「你自己怕死不，老頭兒？」老頭又樂了。「先生，您又來了！人窮了，人老了，還怕死嗎？你們年輕人愛玩兒，愛樂，活着有意思，咱們那說得上？」他在口袋裏掏出一塊黑絹子醒着他的凍鼻子。這聲音聽大了。城圈裏又有迴音，這來墳場上倒添了不少生氣。那邊樹上有幾隻

老鴉也給驚醒了，亮着他們半凍的翅膀。『老頭，你想是生長在北京的罷？』『一輩子就沒有離開過。』『那你愛不愛北京？』老頭簡直想裂個大嘴笑。這學生問的話多可樂！愛不愛北京？人窮了，人老了，有什麼愛不愛的？『我說給您聽聽罷，』他有話說。

『就在這兒東城根，多的是窮人，苦人。推土車的，推水車的，住閒的。殘廢的。全跟我一模一樣的，生長在這城圈子裏，一輩子沒有離開過。一年就比一年苦，大米一年比一年貴。土堆裏煤渣多檢不着多少。誰生得起火？有幾頓吃得飽的？夏天還可對付，冬天可不能含糊。凍了更餓，餓了更凍。又不能吃土。就這幾天天下大雪，好，狗都癩了不少！』老頭又醒了醒鼻子。『聽說有錢的人都搬走了，往南，往東南，發財的，升官的，全去了。窮人苦人那走得了？有錢人走了他們更苦了，一口冷飯都討不着。北京就像個死城，沒有氣了，您知道！那年也沒有本年的冷清。您聽聽，什麼聲音都沒有，狗都不叫了！前兒個我還見着一家子夫妻倆帶着三個孩子餓急了，又不能做賊，就商量商量借把刀子破肚子見閻王爺去。可憐着

哪，那男的一刀子通了他媳婦的肚子，腸子漏了，血直冒，算完了一個，等他抹回頭拿刀子對自個兒的肚子撩，您說怎麼了，那女的眼還睜着沒有死透，眼看着她丈夫拿刀扎自己，一急就拚着她那血身體向刀口直推，您說怎麼了，她那手正衝着刀鋒，快着哪，一隻手，四根手指，就讓白蘿蔔似的給批了下來，脆着哪！那男的一看這神兒，一心痛就痛偏了心，擲了刀回身就往外跑，滿口瘋嚷嚷的喊救命，這一跑誰知他往那兒去了，昨兒個盜甲廠派出所的巡警說起這件事都掌不住淌眼淚哪。同是人不是，人總是一條心，這苦年頭誰受得了？苦人倒是愛面子，又不能偷人家的。真急了就吊，不吊就往水裏淹，大雪天河溝凍了淹不了，就借把刀子抹脖子拉肚湯根。是窮末，有什麼說的好，話說回來了，您問我愛不愛北京。人窮了，人苦了，還有什麼路走？愛什麼！活不了，就得愛死！我不說北京就像個死城嗎？我說它簡直死定了！我還掏了二十個大子給那一家三小子買窩窩頭吃。才可憐哪！好，愛不愛北京？北京就是這死定了，先生！還有什麼說的？

寒楓出了墳園低着頭走，在月光下走了三四條老長的胡同才僱到一輛車。車往西北正頂着刀尖似的涼風。他裹緊了大衣，烤着自己的呼吸，心裏什麼念頭都給凍殭了。有時他睜眼望望一街陰慘的街燈，又看着那上年紀的車夫在滑溜的雪道上頂着風一步一步的挨，他幾回都想叫他停下來自己下去讓他坐上車拉他，但總是說不出口。半圓的月在雪道上亮着它的銀光。夜深了。

家德

家德住我們家已有十多年了。他初來的時候嘴上光光的還算是個壯夫，頭上不見一莖白毛，挑着重擔到車站去不覺得乏。逢着什麼吃重的工作他總是說「我來！」他實在是來得的。現在可不同了。誰問他「家德，你怎麼了，頭髮都白了？」他就回答「人總要老的，我今年五十八，頭髮不白幾時白？」他不但髮白，他上唇疎朗朗的兩披八字鬚也見花了。

他算是我們家的「做生活」，但他，據我娘說，除了吃飯住，却不拿工錢。不是我們家不給他，是他自己不要。打頭兒就不要。「我就要吃飯住，」他說。我記得有一兩回我因為他替我挑行李上車站給他錢，他就瞪大了眼說，「給我錢做什麼？」我以為他嫌少，拿幾毛換一塊圓錢再給他。可是他還是「給我錢做什麼？」更高聲的抗議。你再說也是白費，

因爲他有他的理性。吃誰家的飯就該爲誰家做事。給我錢做什麼？

但他並不是主義的不收錢。鎮上別人家有喪事喜事來叫他去幫忙的做完了有賞封什麼給他，他受。『我今天又一摸了一錢了，』他一回家就欣欣的報告他的夥伴。他另有一種能耐，幾乎是專門的，那叫做『讚神歌。』誰家許了愿請神，就非得他去使開了他那不是不圓潤的粗嗓子唱一種有節奏有頓挫的詩句讚美各種神道。奎星，純陽祖師，關帝，梨山老母，都得他來讚美。小孩兒時候我們最愛看請神，一來熱鬧，廳上擺得花綠綠點得亮亮的，二來可以藉口到深夜不回房去睡，三來可以聽家德的神歌。樂器停了他唱，唱完樂又作。他唱什麼聽不清，分得清的只「浪溜圓」三個字，因爲他幾乎每開口必有浪溜圓。他那唱的音調就像是在廳的頂樑上繞着，又像是暖天細雨似的在你身上勻勻的洒，反正聽着心裏就覺得舒服，心一舒服小眼就閉上，這樣極容易在媽或是阿媽的身上靠着甜甜的睡了。到明天在床裏醒過來時耳邊還繞着家德那圓圓的甜甜的浪溜圓。家德唱了神歌想來一定到手錢，這他

也不辭，但他更看重的是他應分到手的一塊祭肉。肉太肥或太瘦都不能使他滿意：『肉總得像一塊肉，』他說。

『家德，唱一點神歌聽聽』我們在家時常常央着他唱，但他總是板着臉回說『神歌是唱給神聽的，』雖則他有時心裏一高興或是低着頭做什麼手工他口裏往往低聲在那裏浪溜他的圓。聽說他近幾年來不唱了。他推說忘了，但他實在以爲自己嗓子乾了，唱起來不能原先那樣圓轉如意所以決意不再去神前獻醜了。

他在我家實在也做不少的事。每天天一亮他就從他的破爛被窩裏爬起身。一重重的門是歸他開的，晚上也是他關的時候多。有時老媽子不湊手他就幫着煮粥燒飯。挑行李是他的事，送禮是他的事，劈柴是他的事。最近因爲父親常自己燒檀香，他就少劈柴，多劈檀香。我時常見跨坐在一條長橙上戴着一副白銅邊老花眼鏡偃着背細細的劈。『你的鏡子多少錢買的，家德？』『兩隻角子，』他頭也不抬的說。

我們家後面那個『花園』也是他管的。蔬菜，各樣的，是他種的。每

天澆，摘去焦枯葉子，廚房要用時採，都是他的事。花也是他種的，有月季，有山茶，有玫瑰，有紅梅與臘梅，有美人蕉，有桃，有李，有不開花的蘭，有葵花，有蟹爪菊，有可以染指甲的鳳仙，有比雞冠大到好幾倍的雞冠。關於每一種花他都有不少話講：花的脾，花的胃，花的顏色，花的這樣那樣。梅花有單瓣雙瓣，蘭有葷心素心，山茶有家有野，這些簡單，但在小孩兒時聽來有趣的知識，都是他教給我們的。他是博學得可佩服。他不僅能看書能寫，還能講書，講得比學堂裏先生上課時講的有趣味得多。我們最喜歡他講岳傳裏的岳老爺。岳老爺出世，岳老爺歸天，東窗事發，莫須有三字構成冤獄，岳雷上墳，諸仙鎮八大鎚——唷，那熱鬧就不用提了。他講得我們笑，他講得我們哭，他講得我們着急，但他再不能講得使我們磕睡，那是學堂裏所有的先生們比他强的地方。

也不知是誰給他傳的，我們都相信家德曾經在鄉村裏教過書。也許是實有的事，像他那樣的學問在鄉裏還不是數一數二的。可是他自已不認。我新近又問他，他還是不認。我問他當初念些什麼書。他回一句

話使我吃驚。他說我念的書是你們念不到的。那更得請教，長長見識也好。他不說念書，他說讀書。他當初讀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還有呢？還有酒書。什麼？『酒書，』他說。什麼叫酒書？酒書你不知道，他仰頭笑着說，酒書是教人吃酒的書。真的有這樣一部書嗎？他不騙人。但教師他可從不曾做過。他現在口授人念經。他會念不少的經，從心經到金剛經全部，背得溜熟的。

他學念佛念經是新近的事。早三年他病了。發寒熱。他一天對人說怕好不了，身子像是在大海裏浮着，腦袋也發散得沒有個邊，他說。他死一點也不愁，不說怕。家裏就有一個老娘，他不放心，此外妻子他都不在意。一個人總要死的，他說。他果然昏暈了一陣子，他床前站着三四個他的夥伴。他蘇醒時自己說，『就可惜這一生一世沒有念過佛，吃過齋，想來祇可等待來世的了，』說完這話他又閉上了眼彷彿是隱隱念着佛。事後他自以為這一句話救了他的命，因為他竟然又好起了。從此起他就吃上了淨素。開始念經，現在他早晚都得做他的功課。

我不說他到我們家有十幾年了嗎？原先他在一個小學校裏做當差。我做學生的時候他已經在。他的一個同事我也記得，叫矮子小二，矮得出奇，而且天生是一個小二的嘴臉。家德是校長先生用他進去的。他初起工錢每月八百文，後來每年按加二百文，一直加到二千文的正薪，那不算小。矮子小二想來沒有讀過什麼酒書，但他可愛喝一杯兩杯的，不比家德讀了酒書倒反而不喝。小二喝醉了回校不發脾氣就倒上床，他的一份事就得家德兼做。後來矮子小二因為偷了學校的用品到外邊去換錢使發覺了被斥退。家德不久也離開學校，但他是為另一種理由。他的是自動辭職，因為用他進去的校長不做校長了所以他也不願再做下去。有一天他托一個鄉紳到我們家來說要到我們家住，也不說別的話。從那時起家德就長住我們家了。

他自己鄉裏有家。有一個娘，有一個妻，有三個兒子，好的兩個死了，剩下一個是不好的。他對妻的感情，按我媽對我說，是極壞。但早先他過一時還得回家去，不是為妻，是為娘。也為娘他不能不對他妻多少耐着

性子。但是謝謝天，現在他不用再耐，因為他娘已經死了。他再也不回家去，積了一些錢也不再往家寄。妻不成材，兒子也沒有淘成，他養家已有三十多年，兒子也近三十，該得擔當家，他現在不管也沒有什麼虧心的了。他恨他妻多半是為她，不孝順他的娘，這最使他痛心。他妻有時到鎮上來看他，問他要錢，他一見她的影子都覺得頭痛，她一到他就跑，她說話他做啞巴，她鬧他到庭心裏去伏在地下劈柴。有一回他接他娘出來看迎燈，讓她睡他自己的床，蓋他自己的棉被，他自己在竈邊鋪些稻柴，不脫衣服睡。下一天他妻也起來了，從廚房的門縫裏張見他開着笑口，用筷檢一塊肥肉給他脫盡了牙，喬着個下巴的老娘喫，她就在門外大聲哭鬧。他過去拿門給堵上了，檢更肥的肉給娘，更高聲的說他的笑話，逗他娘和厨下別人的樂。晚上他妻上樓見她姑睡家德自己的床，蓋他自己的被，回下來又和他哭鬧——他從後門往外跑了。

他一見他娘就開口笑，說話沒有一句不逗人樂。他娘見他樂也樂，喬著一個乾癟下巴，眯着一雙繃眼皮不住的笑，厨房裏頓時添了無窮

的生趣。晚上在門口看燈，家德忙着招呼他娘，端着一條長橙或是一只方板橙，半抱着她站上去，連聲的問看得見了不，自己躲在後背雙手扶着，她防她閃。看完了燈他拿一只碗到巷口去買一碗大肉麵湯一兩燒酒給他娘吃，吃完了送她上樓睡去。『又要你用錢，家德，』他娘說。『喔，這算什麼，我有的是錢！』家德就對他媽背他最近的進益，黃家的喪事到手三百六，李家的喜事到手五角小洋，還有這樣那樣的，儘他娘用都用不完，這一點點算什麼的！

家德的娘來了，是一件大新聞。家德自己起勁不必說，我們上下一家子都覺得高興。誰都愛看家德跟他娘在一起的神情，誰都愛聽他母子倆甜甜的談話。又有趣，又使人感動。那位鄉下老太太，穿紫棉綢衫梳元寶髻的，看着他那頭髮已經斑白的兒子心裏不知有多麼得意。就算家德做了皇帝，她也不能更開心。『家德！』她時常尖聲的叫，但等得家德趕忙回過頭問『娘，要啥，』她又就只眯着一雙繻皮眼甜甜的笑，再沒有話說。她也許是忘了她想着要說的話，也許她就愛那麼叫她兒子

一聲。這窠屋子裏人就笑，家德也笑，她也笑。家德在她娘的跟前，拖着早過半百的年歲，身體活靈得像一只小松鼠，忙着爲她張羅這樣那樣的，口齒伶俐得像一只小八哥，娘長娘短的叫個不住。如果家德是個皇帝，世界上決沒有第二個皇太后有他娘那樣的好福氣。這是家德的夥伴們的思想。看看家德跟他娘，我媽比方一句有詩意的話，就比是到山樓上去看太陽——滿眼都是亮。看看家德跟他娘，一個老媽子說，我總是出眼淚，我從來不知道做人會得這樣的有意思。家德的娘一定是幾世前修得來的。有一回家德腳上發流火，走路一顛一顛的不方便，但一走到他娘的跟前，他立即忍了痛，彊直了身子，放着腿走路，就像沒有病一樣。家德你今年鬚鬚也白了，他娘說。『人老的好，鬚白的好：娘你是越老越清，我是鬚鬚越白越健。』他這一插科，他娘就忘了年歲，忘了愁。

他娘已在兩年前死了。壽衣，有綢有緞的，都是家德早在鎮上替她預備好了的。老太太進棺材還帶了一支重足八錢的金押髮去，這當然也是家德孝敬的。他自從娘死過，再也不回家，他妻出來他也永不理睬。

她。他現在吃素，念經，每天每晚都念——也是念給他娘的。他一輩子難得化一個閒錢，就有一次因為妻兒的不賢良叫他太傷心了，他一氣就「看開」了。他竟然連着有三五天上茶店，另買燒餅當點心吃，一共化了足足有五百錢光景，此外再沒有荒唐過。前幾天他上樓去見我媽，手筒着手，興匆匆的說，『太太，我要到鄉下去一趟。』『好的，』我媽說，『你有兩年多不回去了。』『我積下了一百多塊錢，我要去看一塊地葬我娘去，』他說。

輪盤

好冷！倪三小姐從暖屋裏出來站在廊前等車的時候覺着風來得尖厲。她一手搭着皮領護着臉，脚在地上微微的點着。『有幾點了，阿姚？』三點都過了。

三點都過了，三點……這念頭在她的心上盤着，有一粒白丸在那裏運命似的跳。就不會跳進二十三的，偏來三十五，差那麼一點，我還當是二十三哪。要有一隻鬼手拿它一撥，叫那小丸子乖乖的坐上二十三，那分別多大！我本來是想要三十五的，也不知怎麼的當時心裏那麼一迷糊——又給下錯了。這車裏怎麼老是透風，阿姚？阿姚很願意爲主人替風或是替車道歉，他知道主人又是不順手，但他正忙着大拐灣，馬路太滑，紅綠燈光又耀着眼，那不能不留意，這一岔就把答話的時機給岔過了。實在他的思想也不顯簡單，他正有不少的話想對小姐說，誰家的

當差不爲主人打算，況且聽昨晚阿寶的話這事情正不是玩兒——好，房契都抵了，鑽戒，鑽鐲，連那串精圓的珍珠項圈都給換了紅片兒白片兒整數零數的全望莊上送！打不倒吃不厭的莊！

三小姐覺得冷。是那兒透風，那天也沒有今天冷。最覺得異樣，最覺得空虛，最覺得冷是在頸根和前胸那一圈。精圓的珍珠——誰家都比不上的那一串，帶了整整一年多，有時上床都不捨得栽了放回匣子去，叫那臉上刮着刀疤那醜洋鬼端在一雙黑毛手裏左輪右輪的看，生怕是吃了假的上當似的，還非得讓我簽字，才給換了那一攤圓片子，要不然一半點鐘那些片子還不是白鴿似的又往回飛；我的脖子上，胸前，可是沒了，跑了，化了，冷了，眼看那黑毛手搶了我的心愛的寶貝去，這冤……

三小姐心窩裏覺着一塊冰涼，眼眶裏熱刺刺的，不由的拿手絹給掩住了。『三兒，東西總是你的，你看了也捨不得放手不是？可是娘給你放着不更好，這年頭又不能常戴，一來太耀眼，二來你老是那拉拖的脾氣改不過來，說不定你一不小心那怎麼好？』老太太咳嗽了一聲。『還是

讓娘給你放着吧，反正東西總是你的。」三小姐心都裂縫兒了。娘說話不到一年就死了，我還說我天天貼胸帶着表示紀念她老人家的意思，誰知不到半年……

車到了家了。三小姐上了樓，進了房，開亮了大燈，拿皮大衣向沙發上一扔，也不答阿寶陪着笑問她輸贏的話，站定在衣櫃的玻鏡前對着自己的映影呆住了。這算個什麼相兒？這還能是我嗎？兩臉紅的冒得出火，顴骨亮的像透明的琥珀，一鼻子的油，口脣叫煙捲燒得透紫，像煨白薯的焦皮，一對眼更看得怕人，像是有一個惡鬼躲在裏面似的。三小姐一手掠着額前的散髮，一手扶着櫃子，覺得頭腦裏一陣的昏，眼前一黑，差一點不會叫腦壳子正對着鏡裏的那個碰一個脆。你累了吧，小姐？阿寶站在窗口疊着大衣說的話，她聽來像是隔兩間屋子或是一層霧叫過來似的，但這却幫助她定了定神，重復睜大了眼對着鏡子裏癡癡的望。這還能是我——是倪秋雁嗎？鬼附上了身也不能有這相兒！但這時候她眼內的凶光——那是整六個鐘頭輪盤和壓碼條格的煎迫的餘

威——已然漸漸移讓給另一種意態：一種疲倦，一種呆頓，一種空虛。她忽然想起馬路中的紅燈照着道旁的樹幹使她記起不少早已遺忘了的片段的夢境——但她疲倦是真的。她覺得她早已睡着了。她是絕無知覺的一堆灰，一排木料，在清晨樹梢上浮掛着的一團煙霧。她做過一個極幽深的夢，這夢使得她因為過分興奮而陷入一種最沈酣的睡。她決不能是醒着。她的珍珠當然是好好的在首飾匣子裏放着。『我替你放着不更好，三兒？』娘的話沒有一句不充滿着憐愛，個個字都聽得甜。那小白丸子真可惡，他為什麼不跳進二十三？三小姐扶着櫃子那隻手的手指摸着了玻璃，極纖微的一點涼感從指尖上直透到心口，這使她形影相對的那兩雙眼內頓時剝去了一翳夢意。小姐，喝口茶吧，你真是累了，該睡了，有多少天你沒有睡好，睡不好最傷神，先喝口茶吧。她從阿寶的手裏接過了一片殷勤，熱茶沾上口唇才覺得口渴得津液都乾了。但她還是夢夢的不能相信這不是夢。我何至於墮落到如此——我倪秋雁？你不是倪秋雁嗎？她責問着鏡裏的秋雁。那一個的手裏也擎着一

個金邊藍花的茶杯，口邊描着慘澹的苦笑。荒唐也不能到這個田地爲着賭幾於拿身子給鬼似的男子——『你抽一口的好，賭錢就賭一個精神，你看你眼裏的紅絲，鬧病了那犯得着？』小愈最會說那一套體己話，細着一雙有黑圈的眼瞅着你，不提有多麼關切，他就會那一套！那天他對老五也是說一樣的話！他還得用手來攙着你非得你養息他才安心似的。呸，男人，那有什麼好心眼的？老五早就上了他的當。哼，也不是上當，還不是老五自己說的，『進了三十六，誰還管得了美，管得了醜？』『過一天是一天，』她又說，『堵死你的心，別讓它有機會想，要想就活該你受！』那天我摘下我胸前那串珠子遞給那臉上刻着刀疤的黑毛鬼，老五還帶着笑——她那笑！——趕過來拍着我的肩膀說『好，這才够一個豪字！要賭就得拚一個精光。有什麼可戀的上不了梁山，咱們就落太湖！你就輸在你的良心上，老三。』老五說話一上勁，眼裏就放出一股邪光，我看了真害怕。『你非得拿你小姐的身分，一點也不肯湊和。說實話，你來得三十六門，就由不得你拿什麼身分。』人真會變；五年前，就是

三年前的老五，那有一點子俗氣，說話舉止，滿是够斯文的。誰想她在上海混不到幾年，就會變成這鬼相，這妖氣。她也滿不在意，成天發瘋似的混着，倒像真是一個快活人！我初次跟着她跑，心上總有些低哆，話聽不慣，樣兒看不慣，可是現在……老三與老五能有多大分別？我的行爲還不是她的行爲？我有時還覺得她爽蕩得有趣，倒恨我自己老是免不了醜醜醜的，早晚躲不了一個「良心」，老五說的。可還是的，你自己還不够變的，你看看你自己的眼看，說人家鬼相，妖氣，你自己呢？原先的我，在母親身邊的孩子，在學校時代的倪秋雁，多美多響亮的一個名字，現在那還有一點點的影子？這變，喔，鬼——三小姐打了一個寒噤。地獄怕是沒有底的，我這一往下沈，沈，沈，我那天再能向上爬？她覺得身子飄飄的，心也飄飄的，直往下墜——一個無底的深潭，一個魔鬼的大口。「三兒，你什麼都好，」老太太又說話了。「你什麼都好，就差拿不穩主意。你非得有人管，領着你向上。可是你總得自己留意，娘又不能老看着你，你又是那傲氣，誰你都不服，真叫我不放心。」娘在病中喘着氣還說這話。

現在娘能放心不？想起真可恨！小俞，小張，老五，老八，全不是東西！可是我
自己又何嘗有主意，有了主意，有一點子主意，就不會有今天的狼狽。真
氣人！……鏡裏的秋雁現出無限的憤慨，恨不得把手裏的茶盃擲一個
粉碎，表示和醜惡的引誘絕交。但她又呷了一口。這是缸口買來的真鐵
觀音不？明兒再買一點去，味兒真濃真香。說起，小姐，廚子說了好幾次要
領錢哪，他說他自己的錢都墊完了。鏡裏的眉梢又深深的縐上了。唷！
——她忽然記起了——那小黃呢，阿寶？小黃在籠子裏睡着了。毛抖得鬆
鬆的，小腦袋挨着小翅膀底下窩着。他今天叫了沒有？我真是昏，準有十
幾天不自己喂他了，可憐的小黃！小黃也真知趣，彷彿裝着睡成心逗他
主人似的，她們正說着話它醒了，刷着他的肢膀，吱的一聲跳上了籠絲，
又蹤過去低頭到小磁罐裏檢了一口涼水，歪着一隻小眼獸獸的直瞞
着他的主人。也不知是爲主人記起了它樂了，還不知是見了大燈亮當
是天光它簡直的放開嗓子整套的唱上了。

它這一唱就沒有個完。它賣弄著它所有擅長的好腔。唱完了一支，

忙着搶一口麵包屑，啄一口水，再來一支，又來一支，直唱得一屋子滿是他的音樂，又亮，又艷，一團快樂的迸裂，一腔情熱的橫流，一個詩魂的奔放。倪秋雁聽呆了，鏡裏的秋雁也聽呆了；阿寶聽呆了；一屋子的傢具，壁上的畫，全聽呆了。

三小姐對着小黃的小嗓子獸獸的看着。多精緻的一張嘴，多靈巧的一個小脖子，多淘氣的一雙小腳，拳拳的抓住籠裏那根橫條，多美的一身羽毛，黃得放光，像是金絲給編的。稀小的一個鳥會有這麼多的靈性？三小姐直怕他那小嗓子受不住狂唱的湧湧，你看牠那小喉管的急迫的顫動，簡直是一顆顆的珍珠往外接連着吐，梗住了怎麼好？它不會炸吧！阿寶的口張得寬寬的，手扶著窗闌，眼裏亮着水。什麼都消滅了除了這頭小鳥的歌唱。但在他的歌唱中却展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在這世界裏一切都沾上了異樣的音樂的光。

三小姐的心頭展開了一個新的光亮的世界。彷彿是在一座凌空的虹橋下站着，光彩花雨似的錯落在她的衣袖間，鬢髮上。她一展手，光

在她的胸懷裏；她一張口，一球晶亮的光滑下了她的咽喉。火熱的，在她的心窩裏燒着。熱勻勻的散布給她的肢體；美極了的一種快感。她覺得身子輕盈得像一支胡蝶，一陣不可制止的欣快驀地推逗着她騰空去飛舞。

虹橋上灑下了一個聲音，艷陽似的正款着她的黃金的粉翅。多甜的一個聲音！唷是娘呀，你在那兒了？娘在廊前坐在她那湘妃竹的椅子上做着針線，帶着一個玳瑁眼鏡。我快活極了，娘，我要飛，飛到雲端裏去。從雲端裏望下來，娘，咱們這院子怕還沒有爹爹書台上那方硯台那麼大？還有娘呢，你坐在這兒做針線，那就够一個貓那麼大——哈哈，娘就像是假太陽的小阿米！那小阿米還看得見嗎？她頂多也不過一顆芝麻大，哈哈，小阿米，小芝麻。瘋孩子！老太太笑着對不知門口站着的一個誰說話。這孩子瘋得像什麼了，成天跳跳唱唱的你今天起來做了事沒有？我有什麼事做，娘？她默默的側着一隻小圓臉。唉，怎麼好，又忘了，就知道玩！你不是自己討差使每天院子裏澆花，爹給你那個青玉花澆做

什麼的？要什麼不給你就呆着一張臉扁着一張嘴要哭，給了你又不肯做事，你看那盆西方蓮乾得都快對你哭了。娘別罵，我就去！四個粉嫩的小手指鷹爪似的抓住了花澆的鏤空的把手，一個小姆指翹着，她興匆匆的從後院舀了水跑下院子去。『小心點兒，花沒有澆，先澆了自己的衣服。』櫻紅色大朵的西方蓮已經沾到了小姑娘的恩情，精圓的水珠極輕快的從這花瓣跳盪那花瓣，全灌入了盆裏的泥。娘！她高聲叫。娘，我要喝涼茶娘老不讓，說喝了涼的要肚子疼，這花就能喝涼水嗎？花要是肚子疼了怎麼好？她鼓着她的小嘴唇。花又不會嚷嚷。『傻孩子算你能幹，會說話，』娘樂了。

每回她一使她的小機靈娘就樂。『傻孩子，算你會說話，』娘總說。這孩子實在是透老實的，在座有姑媽或是姨媽或是別的客人娘就說，你別看她說話機靈，我總愁她沒有主意，小時候有我看着，將來大了怎麼好？可是誰也沒有娘那樣疼她。過來，三，你不冷吧？她最愛靠在娘的身上，有時娘還握着她的小手，替她拉齊她的衣襟，或是拿手帕替她擦去

臉上的土。一個女孩子總得乾乾淨淨的，娘常說。誰的聲音也沒有娘的好聽。誰的手也沒有娘的軟。

這不是娘的手嗎？她已經坐在一張軟橙上，一手托着臉，一手撚着身上的海青絲絨的衣角。阿寶記起了樓下的事已經輕輕的出了房去。小黃唱完了他的大套，還在那裏發疑問似的零星的吱喳。『噢。』『噢。』『接理。』她聽來是娘在叫她：『三，』『小三，』『秋雁。』她同時也望見了壁上掛着的那只芙蓉，祇是她見着的另是一隻芙蓉，在她回憶的繁花樹上翹尾豁翅的跳跟着。『三，』又是娘的聲音，她自己在病床上躺着。『三，』娘在門口說，『你猜爹給你買回什麼來了？』『你看！』娘已經走到牀前，手提着一個精緻的鳥籠，裏面豢着一隻黃毛的小鳥。『小三簡直是迷了，』隔一天她聽娘對爹說，『病都忘了有了這頭鳥。這鳥是她的性命。非得自己餵。鳥一開口唱她就發愣，你沒有見她那樣兒，成仙也沒有她那樣快活，鳥一唱誰都不許說話，都得陪着她靜心聽。』『這孩子是有點兒慧根，』爹就說。爹常說『三兒有慧根。』什麼叫慧

根，我不懂，』她不止一回問。爹就拉着她的小手說，『爹在恭維你哪，說你比別的孩子聰明。』真的她自己也說不上，爲什麼鳥一唱她就覺得快活，心頭熱火火的不知怎麼才好；可又像是難受，心頭有時酸酸的眼裏直流淚。她恨不得把小鳥窩在她的胸前，用口去親他。她愛極了他。『再唱一支吧，小鳥，我再給你吃，』她常常央着它。

可是阿寶又進房來了，『小姐，想什麼了，』她笑着說，『天不早，上床睡不好嗎？』

秋雁站了起來。她從她的微妙的深沈的夢境裏站了起來，手按上眼覺得潮潮的沾手。她深深的呼了一口氣。『二十三，二十三，爲什麼偏不二十三？』一個憤怒的聲音在她一邊耳朵裏響着。小愈那有黑圈的一雙眼，老五的笑，那黑毛鬼臉上的刀疤，那小白丸子，運命似跳着的，又一瞥瞥的在她眼前扯過。『怎麼了？』她搖了搖頭，還是沒有完全清醒。但她已經讓阿寶扶着，幫着她脫了衣服上床睡下。『小姐，』你明天怎麼也不能出門了。你累極了，非得好好的養幾天。』阿寶看了小姐恍

惚的樣子心裏也明白，着實替她難受。『唷阿寶，』她又從被裏坐起身說『你把我首飾匣子裏老太太給我那串珠項圈拿給我看看。』

十八年二月三日完

新文藝叢書

-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菊池寬等著……第一輯……五
查士元譯……第二輯……六
A. Strindberg 著……梁實秋譯……五
波多萊爾散文詩……波多萊爾著……一冊……六
邢鵬舉譯……
T. Hauptmann 著……王實味譯……五
T. Mann 著……查士元譯……一元五角
S. G. 著……蘇保·拉鮑等著……徐霞村譯……五角半

中華書局發行

- 旅店及其他……沈從文著……一冊……五角
輪盤……徐志摩著……一冊……六角
休息……王實味著……一冊……二角半
口供……郭子雄著……一冊……三角半
少女書簡……夏忠道著……一冊……三角半
幻醉及其他……謝冰季著……一冊……七角
金絲籠……陳楚淮著……一冊……七角
春之罪……茅以思著……一冊……五角半
石子船……沈從文著……一冊……五角
愛神的玩偶……孫孟濤著……一冊……五角半
勃萊克……邢鵬舉著……一冊……三角半
虹……胡山原著……一冊……八角半
- 阿鳳……冷西著……一冊……五角
過嶺記……I. M. Vazon 著……孫用譯……三角半
死的勝利……D'Annunzio 著……伍純武譯……二元五角
斷橋……Wilder 著……曾虛白譯……六角
傀儡師保爾……I. Storm 著……羅念生陳率林譯……三角
卡爾與安娜……I. Frank 著……盛明若譯……五角
愛麗兒……A. Maurors 著……李唯建譯……一元二角
詩人柏蘭若……Sacha Guitry 著……李萬居譯……一元六角
水仙辭……Paul Valéry 著……梁宗岱譯……四角
德國名家小說集……F. H. Riehl 等著……劉思訓譯……五角

現代文學叢刊

- 東西文學評論……劉大杰編譯 一册 五角
- 寫劇原理……熊佛西著 一册 四角五分
- 幾個偉大的作家……一册 七角
I. Turgenev 等著 郁達夫編譯
- 玫瑰的刺……盧隱女士著 一册 八角
- 小菊……予且著 一册 一元八角
- 苦戀……劉大杰譯 一册 一元二角
A. Schnitzler: Bertha Garlan
- 舅舅昂格爾……一册 一元
Istrati: Oncle Anghel 賀文林譯
- 愛的霧圍……盛若明譯 一册 一元二角
 王家楫譯
A. Maurois: Atmosphere of Love
- 快樂的人們……一册 五角半
II. Sudermann 等著 周頌棣譯
- 春天的歌……一册 八角
J. Korczak 等著 孫用譯
- 懺悔……何妨譯 一册 七角五分
M. Gorky: A Confession

中華書局出版

學生文學叢書

本叢書用淺顯之文字，選譯世界名著，取材精審，趣味豐富，為高小及初中學生之優良課外讀物。

依里亞特

高歌譯 五一册 五角

本書為荷馬的史詩之一，內容述希臘各邦王子誘去，於是一個絕世美人海倫，給脫勞王子和脫勞血戰十年，才能博得勝利。愛琴海，並附精美插圖八幅，藉供讀者的欣賞。

奧特賽

高歌譯 五一册 五角

本書即為荷馬之第二首史詩，敘述希臘各邦王子，聯合海陸大軍，將克勞斯因遭神譴，各自凱旋回國，祇有優里賽斯在途中，離經須在外漂流十年。優里賽斯在歸途中，離奇的土地。十年之後，始得重歸故鄉。

日本童話集

許達年譯 三一册 三角半

本書所選譯的，都是日本最通行的童話，內容富於東方的風趣，很合我國兒童的口味。譯筆忠實流利，是初中以下學生的良好課外讀物。

天方夜談

肥瞻生編譯 五一册 五角

本書於天方夜談原本中選譯最精采的故事十三篇，用極流利的語體文譯出，曲折婉妙，盡傳神之能事，小朋友們看了，比較容易了解而覺得有趣味。

魯濱孫飄流記

Daniel Defoe 著 七一册 七角

本書係由 Daniel Defoe 所著之 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是，譯成語體文，淺顯明白，與一般刪節本相較，內容與結構，完整多多。

中華書局出版

文藝賞鑑論

田中湖月著

孫俚工譯

，(四)美的判斷。篇末並附有江原小彌太底藝術與自然界一篇，對於文藝鑑賞的過程與注意之點，說得非常精細周到，能使讀者從美學的法則上，理解鑑賞的法則，是中國現在文藝界中一部很需要的書。

文藝概論

◀ 四角 一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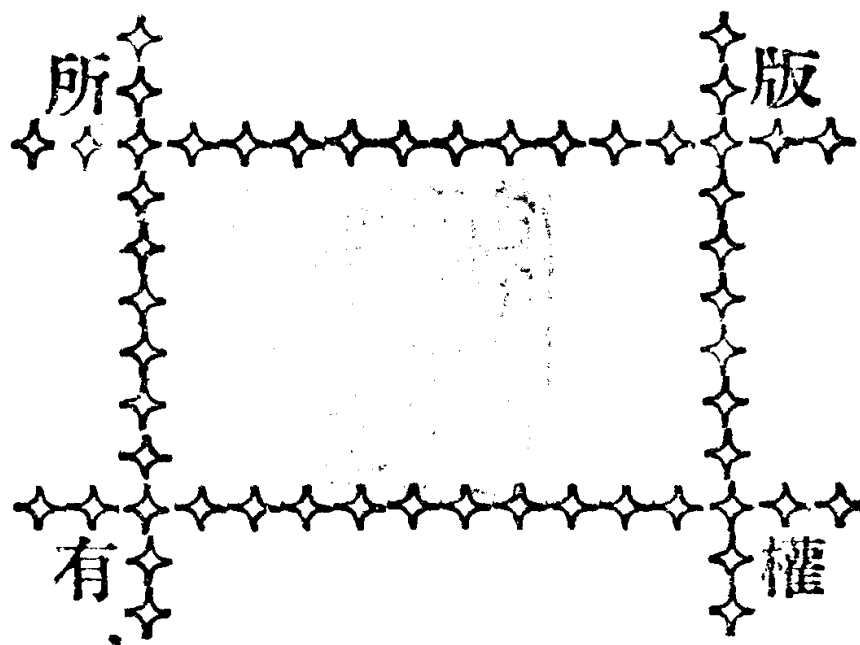
本書是孫俚工先生譯自日本田中湖月著的文藝論中的一部分，原書凡六章，其從第一章至第四章詳論賞鑑文藝的方法，即本書所譯，內容分：(一)緒論，(二)觀照，(三)美的享樂

錢歌川著
一冊五角

本書於總論藝術之後，再將文學、美術、音樂分章詳說。敘述詳明，而中肯綮，文章流麗，易於領會，實為研究文藝者難得之入門書。

三 行 發 局 書 華 中 三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三日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三日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三日
印刷發行



版
權
著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印
刷
所

徐志摩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 新文藝叢書 輪盤 (全一冊)
定價銀六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標商冊註

